

第二册

滿江紅

994



蓬文第一站

時落下的黑色的灰燼。

迴旋着藍煙。齊明和卡佳從裏面出來，一邊揮掉身上在焚燬文件，不到五分鐘，林間空地就空無一人了。男隊員住的土窖頂上，全體游擊隊員……’

齊明舉起手臂。

槍。

遠處，孤零零地響了一槍。沉靜了一會，忽然——響了一排是給哨兵打的信號，叫他們撤離崗位，立刻到林間空地來。

他從胸前的口袋裏掏出一只哨子，斷斷續續的吹了幾聲。這

‘很好！’齊明平靜地說。

炸聲。

阿~~~~赫！……阿~~~~赫！——那邊傳來了伴隨着回響的爆

齊明，跟着是所有的游擊隊員，向左掉轉了頭。

右首，一連響起了好幾次爆炸聲。

咕——殺，咕——殺……——林子裏告警了。

響戰為攻擊戰。’

從兩側打擊他們。’

着計劃：給德國鬼子

碎了德軍部隊，才可

了重要的修正——

彈拖成一長串，況且還帶着十二名傷員。當前的形勢給這一着作已不可能：敵人離得太近。決不能讓德國鬼子望着你把隊伍沿泥

施——是沿着泥潭旁的祕密小徑撤退，但是……單純的撤退眼前他下分給通到林間空地的要道的兩旁埋置地雷時想到的那個措

陷入包圍的危險——那就更蠢。目前唯一的一着——他指的是在

牛藏館伴圖版上海

裏奪過來：變防

他在腦子裏擬製
間空地來，然後



B4190 3500 212 0035 0614B

上一倒，昂着頭枕了椅靠，哈哈大笑起來。一屋子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了。

第十五回

無日不來輕車馳小徑 有聞必錄快鏡竊芳顏



些人之中，只有邵革新洪省民兩個人，心裏最是明白，原來是打算玩弄桃枝的，不料這位姑娘，乃是聰明人裏頭挑出來的，倒讓她將計就計，佔了一個大便宜。萬有光本猜着洪省民會玩一點兒手段的，所以桃枝把鬪分了來，他有點不大願接受，現在看到桃枝那樣大喜若狂的樣子，算是這一屋子人，都在她手裏翻了筋斗，未免有點不好意思，也只傻笑着蓋了臉。桃枝前仰後合的笑了一陣，然後止住了笑，用手理着向前披亂的頭髮，對萬有光點頭道：「這事怪不得我，我好意和你們拚一拚，你們倒不老實，要在這裏頭玩手段。既然談到玩手段，這就不能客氣，大家都可以試一試，玩得贏就佔上風。」洪省民笑道：「李老板，你可是不要誣賴好人，這鬪是我寫的，我不承認，玩了什麼手段。而且你還請了一個代表，一路監督我，你不信任我罷了，難道還不信任你自己請的監督人嗎？」桃枝道：「我怎不信任，我十二分的信任，只要是大家都不玩手段，這個鬪就拈得有價值。既是乾乾淨淨的賭博，這就很好，我們議好了的條件，應該履行，萬行長應該用汽車送我回家了。萬有光默然了一會子，突然站起來，笑道：「好！我送你回家。」李老板，我十分佩服你。就在這一點聰明上，也值得我們五體投地，送你回去，這是應該的。」桃枝笑道：「我沒有什麼聰明，不過是運氣好。那末，夜深了，我們就走罷。萬有光道：「忙什麼呢？這樣夜深，你一個人回去，我也不放心，人情作到底，我送你到旅館門口罷。稀飯好了，你吃一碗再走，行不行？」桃枝道：「行！這一點面子，總要給萬行長的。於是大家說笑着擁到客廳裏來，由聽差將棹子收拾好了，大家落了座。桃枝也不客氣，一同和他們坐下。他們也不想再近香澤，讓她一人坐上了。聽差挨着人面前送上稀飯，桃枝先不動箸，只是望着。萬有光笑道：「李老板，你又在想什麼心事吧？在座這些

人的稀飯，都不會吃，你愛和那個掉換，就和那個掉換。桃枝道：萬行長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萬有光笑道：李老板覺得我們這些人，不够朋友，處處弄手段，也許我們在這稀飯裏，放下了什麼東西哩。桃枝笑道：掉一下，我又何必客氣呢？就掉一下罷。說着，眼光如閃電一般，在棹上各人臉上，以至於各人碗裏，都看了一眼。結果，是自己這碗掉給了萬有光，又把萬有光面前的一碗，掉給對面的洪省民，然後把洪省民面前那一碗稀飯拿了回來吃。洪省民搖了一搖頭道：像李老板這樣防備，我們都成了開黑店的了。桃枝笑道：怎樣不是？不過，目的物不同罷了。她說着話時，噤哩呼嚕，吃完了一大碗，將空碗翻過來，對聽差照了一照，聽差自然接過碗去，給她又盛上了一碗。萬有光笑道：李老板，這碗稀飯，並沒有檢驗過，你能放心吃下去嗎？桃枝把筷將稀飯一陣亂攪，笑道：你們這稀飯，熬得米糊一樣，又有這些個好菜，說着，將筷子頭敲了一敲碟子，便道：只是這碟肉鬆，和這碟火腿，我也就該多吃兩碗了。就是你們在稀飯裏放了迷藥，也讓我先吃了個痛快。說畢，很快的把一碗稀飯吃完了。於是站起身來笑道：錢也贏够了，飯也吃飽了。現在我該回去了，萬行長，怎麼樣呢？萬有光道：我是決不食言的。天大的事，也失敗了，何況用汽車送你一趟。桃枝道：萬行長不愧是個漂亮人。萬有光對聽差道：叫我的車夫開車，送李老板回家。桃枝於是伸着手和在座的人，一個一個的握着笑道：今天很對不住諸位，過兩天我閒一點，要請一請大家。一面點着頭一面向後退，走出客廳去了。萬有光到了這時，看看桃枝，一挺胸脯子，送着她出來，一句話也不說了。坐上了汽車，大家默然了一會，桃枝先笑道：萬行長，今天我玩了一些手段，對你不住。但是我爲了一筆錢要花，不得不這樣，百十塊錢在你這樣的大銀行家，花了總不算什麼。而況你又是我最喜歡我的呢？說着，向車子外一看，到了什麼地方，將手掏了萬有光的一把臉，又給他一個微笑。他坐在車裏，心裏正叫不出來的連珠苦板着臉，始終也不說什麼。被桃枝這樣掏了一把，不覺嘆喙一聲笑了。於是一伸手，握着桃枝的一隻手道：你雖然淘氣，實在也可愛……這句話剛說完，汽車停住了。汽車夫由前座反過手來，已替他們開了汽

車門。桃枝將萬有光的手握了一握，笑道：我到家了，再會罷。起身便走下車，頭也不回，就去敲旅館的門了。到了裏面，屋子裏還亮着燈，孫氏並不會睡，坐在旁邊打盹兒。桃枝一陣腳步響，把她驚醒過來，笑道：我聽說那個姓萬的，把汽車接你去了，我沒有和你熬稀飯了。桃枝道：這就不怕我逃走了，料定人家就不拐款了。孫氏笑道：我說錯了幾句話，你就總記得。你天天把話來頂我，我就不敢說了。桃枝也不再說什麼，在衣袋取出那五十元的一疊鈔票，向棹上一拋，冷笑道：拿去罷，大概不用得去找叔叔來了。孫氏看到鈔票，先笑了。在電燈下面，翻來覆去點了兩遍，正是五十元，一文不短少，將鈔票舉了一舉道：旅館賬房來了，我會和他算賬的，你不愛理他，就不必理他了。桃枝再也不說什麼，在牀邊先扭滅了電燈，房裏一陣漆黑，然後和衣躺着。孫氏笑道：姑娘還沒有消氣哩，我讓你罷。說着，她回她的小屋子裏去了。桃枝等她去了，重新亮了燈，數了一數身上的鈔票，還有六十多元，一齊塞在牀褥子下面。這纔安然的睡了。到了次日早上，八點多鐘就起牀，忽忽的漱洗完畢，就帶了錢出門來。離這垂楊旅舍不多遠，有家自行車行，桃枝將五十塊錢，買了一輛腳踏車，立刻兩腳登輪，就開向清涼山夕照寺來。這條路已是很熟了，放開了膽子，踏着車子飛跑。這荒山小道上，不用閃避馬車，將車子一溜煙的開了去，非常的痛快。低頭一看，只見腳底下小路上兩面茸茸細草，向後倒了去一般，心想：自會騎腳踏車以來，沒有走到如此之快的，這也總算是快事之一了。車子到了梁秋山家，在門外一按車鈴響，水村卻迎將出來，笑道：原來是你，我以為是醫院裏送信的來了。桃枝道：梁先生的病，怎麼樣了？水村道：你怎麼知道他病了？桃枝一想，果然自己這話有些語病。便笑道：我知道就是了，你不必問。水村聽了她這閃爍不明的話，倒有些疑惑。只是人家不肯說出來，自然也就不能苦苦追問。因道：我猜你昨天就會來的了，不料還是挨到了今天。桃枝道：你怎麼知道我要來呢？水村道：我那封信去了，我想你不能不答覆，我這裏又很荒僻，由郵局回信，你又投不到，你只有當面來問我了。桃枝笑道：如此說，你倒是寫一封信勾引我來見你的了。水村道：不！我寫信給你的時候，我是一

時爲情感所衝動，急於要和你說說。事後我纔想到，你或者會來，然已經是不能挽回的了。桃枝笑道：不要緊，只要你肯想法子勾引我來，我就很滿意了。說着話，水村代扶了車子，推進屋子裏，秋山夫婦不在家，莫新野由屋裏笑了出來道：小子，你氣死我了。你的艷福真好，常有這樣好的朋友，前來看你。水村笑道：我不能比你呀。你有一不知名的女子，在大庭廣衆之中，花大把的洋錢相送，我那有那樣的風頭呀。桃枝，你不知道，莫先生也得了。一個知己了。於是把昨天拍賣琵琶的事說了一遍，因問道：這個女子不願說是捐款，有礙老莫的名譽，又不願把老莫的琵琶拿去，免得分了人家心愛之物，她設想是如何週到呀。只可惜她不露姓名，而且又戴了一副藍色眼鏡，故意遮蓋了她的臉子，這一下子，把莫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又想得心癢難抓。桃枝笑道：這話有點不對，那個女子對於莫先生的事，幫了一點忙，總是莫先生一個好朋友，既是很佩服人家，就不該再有那不好的思想。若是都像于先生剛纔所說的話，女子還敢幫人的忙嗎？水村道：這並不是我當面造謠。莫先生說了，他不要愛人則已，若是找，非要這種女子不可！桃枝笑道：莫先生這話是真嗎？你未免太對不住朋友了。新野笑道：你不要信他的話。不過這位女士，我倒實在想和她見一面呢。你們不必拿我作題目了，有話只管去談，我要出去一趟呢。說畢，他就走了。桃枝笑着不作聲，擡起手來，看了一眼手表。失驚道：怎麼就十點多鐘了，我要回去了。水村道：這樣遠的路，你來一次不容易，怎麼來了就要走？桃枝道：我原有許多話要和你說，但是不談三四個鐘頭也談不完的。好在我已經有了腳踏車，今天說不了，明天再來說罷。你不是說不便去看我嗎？以後我來看你就行了。總而言之，你那封信上所說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這一點障礙，我們都沒有法子去抵抗，在社會上還作些什麼事呢？我是瞞着我婦娘來的，快點回去罷，不要讓她知道了。說畢，將車子扶出大門，兩腳跨上去登輪就走。回轉頭來道：明天早上等着我，我們明天見了說畢，車子很快的走回家了。到了家裏，她騙婦娘只說是人家送的一輛車子。孫氏以爲是人家送進來的東西，並不是送出去的東西，並不怎樣追究。到了次日，桃枝以練習

騎車爲名，又騎了腳踏車到夕照寺來，還沒有到夕照寺，在小蒼山的路徑上，老遠看見一個人迎將上來，不是別人，正是水村。他高擡着兩手，直舉到半空裏去，不住的搖擺。桃枝跳下車來，手扶着車子，向前一跑，因笑道：好歹我總要到家裏去的，你何必還要接出來？水村道：我也不懂什麼原故，彷彿坐在家裏等你是很悶的，一定要接出來纔痛快。我昨天想了一晚，覺得是你的話對了；我們都自命不凡，要想作一番事業，豈能因爲一點小障礙，自己就灰心不上前，我從今天起，決計奮鬪了。不管行不行，我每天要畫幾張畫。好在秋山在南京城裏，還有兩家熟書鋪子，我畫幾張，放到他書鋪子去賣，來維持生活。然後我趕起一二百張畫，在南京開一個大展覽會，若是遇到了識貨的，提倡起來，以後我就不發愁了。只是有一層，紙張顏料卻不大够，這一筆開辦費，我也就有些爲難。桃枝道：你若爲這個，那很容易辦，我有一家熟紙店。只要你開一張單子來，我照單子和你賒上一分。就是顏料，我也可託他代辦，不過事後多給他幾個錢就是了。水村道：不能有這樣湊巧的事情吧？桃枝道：自然是有，你作正事，我豈能騙你玩？而況我也很望你成功呢？水村聽了這話，自是歡喜，當時引桃枝到家，快談了一陣，開了一張賒畫具的單子給她。她得了單子，騎車就走，把身上所剩餘的錢，照單子把東西都買齊了，齊寄放在小香家裏。又一個次日早上，把東西送給水村去，水村也就埋頭作起畫來。約有一個星期，桃枝無日不來，水村畫的也就不少。這天秋華因爲秋山的病，已是大大的有了轉機，放下了心。回家來，料理料理瑣事，一早的就到了家。她正在園子裏，看看種的菜蔬，一擡頭，只見一個女郎，騎了腳踏車飛馳而來。有些奇怪，及至到門口下車，原來是桃枝，便笑着迎上前道：我不料是李老板，你的車子騎得太好，簡直和生在自己腳上一樣，這一早就光臨，于先生要喜歡得跳起來了。桃枝笑道：對不住，我沒有看梁先生的病，並不是我懶，因爲怕碰到了人。至於你府上，這一個禮拜，我是天天來的了。梁先生的病，怎麼樣了呢？秋華道：病是不要緊了，不過以後不能再多用腦筋，吃筆墨飯的人，讓他生這樣一種病，真是虐政了。桃枝放了車，牽了秋華的手走進來。一直到了水村屋子

裏，只見滿壁上，銅釘子釘着新的圖畫，棹上也鋪了一張畫而未成的稿子。桃枝向着壁上道：好了，昨天一天又趕起了三張。秋華笑道：我說呢，于先生何以如此的用功？原來是有人監督着。桃枝道：那就不敢，不過我就喜歡畫的，所以天天來看新作品。秋華道：天下事就是如此，各有各的緣分，你們二人一說就合。那個李先生對於秦老板也是很愛慕的，但是秦老板對他一點好顏色也沒有，他就不敢希望天鵝肉了。水村笑道：我正有事去找他，你這一句話提醒了我，我不去了，就託李女士給我帶一個信給他，叫他得閒下午來一趟。那末，他若是還想吃天鵝肉，一定會向李女士有什麼表示的。桃枝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作個紅娘。水村道：這也不對，愛情若用得明白，當時也未加聲辯，和秋華談了一會，就騎車走了。她因有了水村那句話，並不回家，先到美化照相館來，找李太湖。他在這裏，算是特別受優待，給了他一間小屋子住。這個時候，他正在屋子裏收拾東西，聽到學徒說，有女客來找，連忙迎了出來。一見是桃枝，便笑着點頭道：歡迎極了，上次你要照的相錢放下了，相還沒照呢。桃枝笑道：我不是爲這個來的，我和于先生帶來一個口信，要你有閒到夕照寺去一趟。太湖道：這樣早，你就在夕照寺來嗎？桃枝道：你不見我有這個。說着，將嘴向靠住櫃臺的腳踏車一努。太湖道：我這幾天早上，總看見你騎車飛跑，莫非都是去夕照寺？桃枝笑着點點頭，太湖卻長歎了一口氣。桃枝本想問一句，爲什麼歎氣，然而店裏還有許多人，也只好不問了。太湖笑道：李老板既是爲了帶信來的，我得招待招待，請到我小屋子裏去坐一坐，好嗎？桃枝笑道：可以的，我應當參觀一下。於是跟了太湖走了進去，覺得裏面雖多一張牀，倒也有些書房的意味，太湖讓她在書棹邊一張轉椅上坐了，忙着盛了一碟瓜子，又倒了一杯茶送到棹上。桃枝笑道：李先生現在是有錢買膠片的了，何以沒有看到你的新作品呢？太湖道：天天和人照相，那不是我的新作品嗎？桃枝向屋子四週觀看，果然不見他有什麼新相片陳設出來。偶然一低頭，卻看見棹子上有一疊相片，不會糊托子的，反過

背來堆着。桃枝順手取了過來，翻過來一看，卻是秦小香的一個全身相，背景是馬路。太湖坐在對面椅子上，原想攔阻的，已是來不及了，便笑道：「我這事原也不祕密，李老板要看就看罷。」桃枝聽他這話，倒疑這相片真有什麼祕密，不敢公然的一張一張揭開來看，只拿起半疊，側着露出一條縫來，一看時，也是秦小香的一張相，卻是站在一家香煙店門口。又抽出最下面一張，放到上面，更是小香一個大半身相，後面還有幾個人影子，都是女子，卻不大十分清楚。心想：這奇了，怎麼找出三張，三張都是小香的相呢？於是索性從頭至尾，將這一疊片子清理下去。她不清理也罷了，一清理着，更透着奇怪，原來無一張不是小香的相片，而且也沒有一張是相同的。桃枝呀！一聲道：「李先生，你在那裏和小香照下這些個相呢？」太湖笑了一笑道：「李老板，我告訴你罷，我現在已經擔任漢口報館的攝影記者，新聞記者不是有一句話，有聞必錄嗎？」桃枝道：「有聞必錄，這和小香的相有什麼關係呢？她也不是一段新聞啦。」太湖笑道：「雖然沒有關係，到了我手上，就有關係了。這報館裏送了我一架照相機，能照極快的動作，本來是預備照新聞材料的。有了這個照相機子，我就得其所哉了。每天當你們快要上茶樓的時候，我就預先拿了照相機，或在門口，或在街上，或在樓上散步，看着了秦老板，我就偷着照起來。機會好，就自然多照幾張，機會不好，我至少也照上一張。說着，向桃枝拱了一拱手，笑道：「我說是說了，請你千萬不要告訴秦老板。」桃枝笑道：「你真是愛她，但是你照上許多相，是什麼用意呢？真個是有聞必錄，拿到報上作材料嗎？」太湖笑道：「我自然有我的理由，雖然也送了幾張去登報，那是副作用，不算的。因之到底將他照相的用意詳細一說，桃枝也就忍不住笑起來了。」

第十六回

衣飾豈無慚婉商求友

絲蘿非有託快拒藏嬌



一場遊戲，實在太玄妙了。李太湖為何偷着照了小香的相片呢？據太湖對桃枝說：這完全是他一點癡心。在他眼睛裏，對於小香，是越看越愛，覺得那一個動作，都很不錯。自然

對於這樣可愛的人，能够多看一秒鐘，就多得一秒鐘的安慰。但是自己估量自己的能耐，不但不配和秦老板談愛情，就是學普通的一個茶客，上樓去喝壺茶，點幾個戲，都有些不能够。因爲自己每月掙三四十塊錢薪水，還要幫助莫新野于水村一點，漢口報館那個兼職，雖然有點薪水，託一個親戚代領了，每月寄回家去母親用。這樣的窮法，怎樣能够和秦老板接近呢？所以他就偷着多照她一些相片，放在身邊，隨時拿出來看，隨時有不同的樣子，這就好比他和她常見面了。桃枝知道了這個理由，笑道：原來你是這樣一個主意，你真有點癡了。不是我背後說她的閒話，小香這個人和我完全不同，她不大愛說話，但是在肚子裏用事，她因爲唱戲沒有唱紅，手邊是很緊，那個人要接近她，要先得她母親同意，她母親是非錢不可的。小香恐怕也是受了一點經濟壓迫的緣故，她也很願認識闊人，窮人找她，她怕有礙她的生意經，反會討厭的。李先生，你這樣實心待人，不愁找不着一個老婆，何必到我們歌女裏頭來尋呢？太湖聽了她這一番話，坐到椅子上，向後靠着，說不出什麼來，半晌，歎了一口氣道：那末，我猜的一點不錯。桃枝道：你可不要嫌我多事，我是勸你不要枉費那無益的工夫。你希望太深了，你會失望更大的。太湖道：我多謝你，你的好意，我完全明白，但是我也不過照幾張相罷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損失。桃枝道：不要說沒有多大的損失，這樣想下去，你會想成單思病的。說畢，哈哈笑了。太湖道：李老板，不要談這件事了，你的相還沒有照，我和你把相照起來罷。桃枝回頭一想，這話說得有些過火了，只好借着照相爲由，跟了太湖到照相的屋子裏去，把這事丟開。照完了相，桃枝笑嘻嘻的回家去了。當她到家的時候，恰好是秦小香由裏面走出來。桃枝一把握了她的手，問道：你怎麼來得這樣的早？小香笑道：快十二點了，還早嗎？你大概是和愛人談得糊塗了。桃枝笑道：我是談得糊塗了，但是到了愛情上面，無論什麼人也難免糊塗的，比我糊塗的人還多着呢。你到裏面去坐，我有話告訴你。於是攜了小香的手，和她一同進來。孫氏這兩天，是非常的依從桃枝，桃枝同了朋友進來，她就避開出去了。桃枝隨將房門一掩，笑道：你來找我，一定有什麼事吧？要不然，

你明知道我這時候不在家，不會來碰碰看的。小香紅着臉先微笑了一笑道：你猜呢？桃枝道：哼！我猜嗎？說着也微微一笑。小香道：你這樣子已經猜着了。桃枝道：我還沒有猜到你的心事，你怎麼會先知道我就猜中了？小香道：我看你那副神氣，好像是看透了我的心事一樣呢。桃枝笑道：我們真可以說是知己知彼了。據我想，你看到我認識了一個銀行家，有點眼熟，想叫我託他們給你介紹一個人，對是不對？小香紅了臉道：你這人說話，怎麼說得這樣子粗！桃枝笑道：好歹就是這件事，粗細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說我這話究竟猜的對不對？小香笑道：對是對了的。你想哇，我的衣服現在早不够了，而且就是有了兩件，現在樣子也老了，花樣也不新鮮了，到了什麼地方去，換來換去，就是這兩件衣服，見了人怪難爲情的。我想做那裏有這一筆錢呢？你們帶的戒指，翡翠的也有，寶石的也有，我只有一个洋金的小得可憐。就說是皮鞋罷，我早就想買一雙高跟的，偏是我娘說，還有一雙舊的，擦擦油也就行了，你看，你有兩三雙了，倒放在牀底下擱着，這不都是爲了我沒有錢嗎？這還是上半年一天比一天暖和，衣服還不打緊，到了下半年，襪絨的，駝絨的，皮的，還有大衣，我都要添製了，那裏有這些錢呢？我真急死了。桃枝笑道：你這是愛找急，一個人爲了挨餓受凍找急，還有可說。若是爲了金珠寶石去找急，那就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快活的日子。天下那有讓人心滿意足的事，作了皇帝的人，還想長生不老呢。小香道：這也說得有理，但是我也不想格外的闊，只是你們大家有的東西，我總要也有兩樣，面子上纔過得去。不說別人，就是我娘也常說，說是我無用，人家唱紅的唱紅了，不唱紅的多少也掙了幾個錢回去，就是我一年到頭做陪考的。桃枝點點頭道：你這話我明白了。只要找到個有錢的人，和你幫一點忙，你就無論人家有什麼條件，你都能答應，對嗎？小香道：我也是沒有法子呵！說了這話，望着人眉毛皺起來多深。桃枝道：好罷，我先給你介紹一個窮的，再給你介紹一個有錢的。小香笑道：你是和銀行裏朋友來往的人，那裏還有什麼窮的？桃枝道：說得你不肯信，實在是個窮的，就是那個照相的李先生。小香道：我要認識他做什麼？桃枝道：你那裏知道？我們找男子，應

該找那個真能愛我的，別的都不在乎。那個李先生真是愛你，愛你而且不願要你知道呢。於是將太湖偷着照她相的事，從頭至尾，說了個詳細。小香將嘴一撇道：「下流派！以後我走他們照相館門口過，我把臉偏到一邊去，看他還照個什麼？這是流氓做的事，你以為他還是好人嗎？」桃枝臉一沉道：「作歌女的，根本就是人家的玩物，那個報上，那個照相館不拿歌女的照相片，陳列出來給人家看作當玩意。據你這樣說，我的朋友是流氓，我也是個流氓了。」小香笑道：「你這叫多於生氣了。我正來託你，那有罵你之理？只要你肯和我幫一點忙，我也可以和姓李的交朋友的。其實不是我嫌他窮，你想，我已經沒有人捧了，我要和他交朋友，我娘一定會說我不上進，弄得大家不好。」桃枝道：「不必提了，我明白就是了，這也不能怪你，當歌女的，有幾人不是這樣，若不是爲了錢，還不出來當歌女呢？」小香道：「你這話明白極了。我們總和旁的姊妹交情不同，你看到我這樣困難，照理也可以幫我一點。」桃枝道：「說到你困難，在這一點上，我是該幫你一點忙的。不過你要知道那句俗話，乃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若得了人家的錢，你打算怎樣謝謝人家呢？」小香一紅臉道：「我知道要怎樣謝人家呢？你說應該怎樣？」桃枝揚眉一笑道：「你這個肚裏用事的人，什麼不知道，還來問我。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字的訣竅，就是拖。因爲你拿了人家的錢，不和人家客氣，人家一定要和你爲難的。一個當歌女的人，有多大的力量，可以去和人家抵抗？你要是和人家客氣呢？那就等着上當。所以這只有慢慢的敷衍他。你若願意人家擺佈，那不用說了。你若是不願意，儘管今天說有病，明天說有事，把日子約得長長的。面子上，約你吃飯，你就吃他的，要你去玩，你就樂得用他的錢來玩。他無論用什麼手段，總是抱定了主意，晚上一點鐘以前要回家。男子們都是喜新厭舊的，日子久了，他花了錢，費了心機，還想你不到手，他自然會和你疏遠起來。你是錢到手了，又可以用這個法子去對付第二個人。小香笑道：「法子是好法子，未免心狠一點。」桃枝道：「什麼心狠，你想那花錢的大爺，對你又有什麼好意嗎？你把我這話記在心裏，我可以和你幫個忙。說着，握住了小香一隻手，在她手背上連連拍了兩下。小香笑道：

師傅什麼時候給我介紹呢？桃枝道：這要看機會，很難說定，碰不上兩三個禮拜也不能定。碰得上，今天晚上有人請我吃飯，我就可以進行了。小香道：若是我手頭寬裕些，像你一樣，我也可以交幾個真朋友的。我一定去找那位李先生。桃枝道：你這話又錯了，難道我還是你提什麼交換條件不成？你要知道李先生是求真愛情，不是像別人，找個女孩子玩玩。小香笑道：你這人就是這樣，相信那人，就相信得要死。不相信那人，死裏說出活的來，你也是不肯信。桃枝道：只要眼光看得準，我覺得我這個辦法是對的。小香看那樣子，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得微笑着道了謝，告辭回去。桃枝一人坐在屋子裏，想了一想李太湖，又想了一想秦小香，覺得向來說女子是對的，男子是不對的，自己也有些錯誤，小香比較是好一點的姊妹，都只注意在錢上，別人也就難說了。她如此和小香想着，恰好有個機會，在晚半天七點鐘的時候，雨花春菜館，送來了一個請客條，上面寫着萬約。這分明是萬有光了。因告訴孫氏去給小香一個信，若是有姓萬的請吃飯，務必到，於是自己先向雨花春來。一到房間裏，卻只看到萬有光一個人，連柏正修洪省民都沒有來。桃枝微笑着道：你要開秘密會議嗎？怎麼一個客沒有？萬有光自斟了一杯茶，送到桃枝面前，笑道：我有幾句話和你說一說，所以沒有請客。桃枝道：兩個人吃飯，太冷淡了。有什麼話，你就先說罷，說完了，你再打電話請客來，你看好不好？萬有光想了一想，笑道：那也好，不過我想和你從從容容，商量一下子。桃枝一低頭，見面前放了一杯茶，笑道：還要你倒茶，謝謝了。說着，她也斟了一杯茶，送到萬有光面前，他起身相遜道：這真不敢當，何必如此客氣？桃枝笑道：男女平等，你可以敬我的茶，我就可以敬你的茶，無所謂客氣不客氣。閒話少說，言歸正傳，請你把那要和我商量的事說了出來。萬有光笑了一笑道：你問得這樣的緊張，我倒一口氣說不出來。桃枝道：你只管說罷，不必有什麼顧忌，無論說出什麼來，我都不怪你的。你要不痛痛快快的說，我倒嫌你作事不大方了。萬有光道：其實我的話說出來，也不要什麼緊。說畢，又笑了一

支道：既是不緊，你便可以大膽的說，請說請說，我等着要聽了。說畢，兩手膀向棹上一伏，望了萬有光儘

誰萬有光對此，轉覺有些難爲情，喝了一口茶，又微微咳嗽了兩聲，纔笑道：你爲人爽快，別人有些怕你，我倒是很喜歡，但不知道你對於將來怎麼樣辦，是不是打算作大姑娘到老呢？桃枝笑道：你這話我明白了，問我是不是嫁人，當然要嫁人，作一生的大老板，有什麼意思？萬有光道：你要嫁怎樣一種人呢？桃枝道：這有什麼不明白，他愛我，我也愛他，我就可以嫁他了。萬有光道：這個我明白，要怎樣一個人，纔配愛你，纔能得到你的愛呢？桃枝道：什麼資格都不論，只要引起了我的愛他，那就行。萬有光默然了一會，又喝了一口茶，笑道：設若像我這種人……嘿，他不敢怎樣高聲，勉強的笑了一笑。桃枝笑道：你不用三灣九轉的說了，你想討我，對不對？但是……萬有光笑道：我是有這一點意思，但是我雖有一房家眷，那不要緊的，我在上海有許多房子，可以隨便揀一所住下。而且姨太太這個姨字，都可以不叫出來的。桃枝搖了一搖頭道：不對，我的那句但是沒有說完，不是說你家裏有一個太太我就不嫁。我只要愛那人，作姨太太作丫頭，都可以的，不在乎。反過來說，我若不愛那人，他就是討我去作一品太夫人，我也是不睬他一眼。萬有光哦了一聲，半晌沒有作聲。桃枝笑道：萬行長，你不要以爲是碰了我的釘子，我這是實話。你能不像別人怕我，獨要娶我，這可算得你是知道我的。不過嫁娶兩字，不是胡亂可以談得來的，總要慢慢商量，到了有了感情的時候，自然一拍就上。以現在而論，你總算是我一個好朋友。你努力罷，將來也許我可以嫁你。萬有光聽見了她這話，愁又不是喜，又不是，只管喝着茶，向她微笑。桃枝道：你對我這話，自然是不滿意，但是你要知道，我這樣對人表示好感，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事了。我們的話，就說到於此爲止，快些打電話請朋友來吃飯罷。萬有光道：我一時到那裏去找朋友？桃枝道：別人找不着，難道你那兩個好友洪柏二君也找不着嗎？你今天這個主意，恐怕都是洪先生和你出的。他一定說，桃枝那個東西，說行就行，說不行就不行，你倒不必多用什麼手段，老老實實就說要討她，她若不肯，也不過碰一個釘子。只有你和她在一處，碰了釘子，也沒有什麼要緊。我這話猜的對不對呢？你說萬有光倒沒答應，隔壁屋子，早有人哈哈大笑，

應聲起來，接着有人掀簾子跑進來，正是洪柏二位。洪省民笑道：「李老板說話，也不管什麼牆有風，壁有耳，要說就說。幸而是我們藏在隔壁屋子裏，若是別人聽去了……」桃枝道：「有錢的人要討一個歌女作小老婆，這也不是什麼犯法的事情，怕人聽什麼？」柏正修聽着，只是笑了搖頭。萬有光道：「不必議論了，吃要緊，不要耽誤。」李老板唱戲。桃枝笑道：「請歌女吃飯，就是變相叫局，叫一個局也太不像樣子，我介紹一下，把秦小香叫來罷。」於是拿過筆墨，寫了一張客票，下面註一個萬字，拿着向萬有光一照，笑道：「行嗎？」萬有光當然說行。於是將客票交給茶房，拿起走了。柏正修道：「李老板爽直的好處，就是自己有短處，也肯說出來，老萬仰慕她，是有道理的。只是有一點，我不大明白，李老板約了到我們旅館去，這話有一個禮拜了，何以推諉一天又一天，這一點有些不大爽直。桃枝笑道：「這不能怪我，這只能怪你們用手段。你想，我去了，你們不把我當一隻畫眉鳥，關進籠子去的嗎？」第二回再要用那個拈鬮的妙法，就有點不靈了。說着，向洪省民夾了一夾眼睛。大家都笑起來。洪省民笑道：「李老板果然的，人生不過幾十年光陰，趁着這青春還在，何不早點打算呢？」像我們萬行長，多大家產不說，五十萬總有吧？這些個錢，難道還不够養兩三房家眷。你若是跟了我們這位萬大哥去，我敢斷言，一定比唱戲好。你不是喜歡幽雅地方嗎？萬行長除了上海法租界有一所好房子不算，西湖還有所別墅，都可以撥給你。桃枝搖着頭道：「這很不算什麼呀，古人還有金屋藏嬌的呢。但是我和萬行長還只談到作朋友的那一步，嫁娶問題，現在談不到。我對他當面，都是這樣說，對別人也是這樣說，難道洪先生的面子，還大似萬行長嗎？」洪省民用手擦着額角，笑道：「好大一個釘子！」柏正修道：「這不算是釘子，李老板已經答應了作朋友呢。若是別人，連作朋友這一點，恐怕都不肯答應。而況李老板還說了，老萬要努力呢，這是給他一個很好的機會呀。說着，向萬有光一笑，這個時候，已端上菜來了，他就提起壺來斟酒，把這種令他難堪的話牽扯過去。桃枝也很是得意，覺得今天談笑磨敵，又是得意之作，不亞於那天拈鬮一幕趣劇了。但是實際上卻不是那樣，在秦小香身上，卻發生問題了。」

第十七回

貧境不堪噤聲別酒肆

迷途未遠破曉過農家



秦小香在家中接着客票，由家裏到酒館子來的時候，恰好是李太湖由夕照寺回夫子廟，于水村因為太湖逼着要他來，也就跟着來了。不遲不早，在馬路上看見小香坐了一輛人力車，很快的過去。回頭看時，見她的車子，停在一家酒館門口，然後進門去了。水村笑道：你的愛人過去了，不知道是她沒有看見，也不知道她是故意不理會。太湖笑道：當然是沒有看見，不見得她看見我們，頭也不肯點。就是故意不理會，那也不要緊，本來我們這窮措大，也不敢望她理會呢。水村道：你這樣看得破卻是難得。既然如此，你可有那種海量，我們也上那酒館子去吃飯，只要找着她吃飯的左右隔壁一間屋，就可以知道她對於有錢的人，是怎麼奉承，可以比出對於沒有錢的人，又是怎樣藐視了。太湖笑道：這分明是要敲我一個小竹槓，讓我去請你一下。照情理說，也是應該的。不過我的腰包不大充足，要大請客，是有些不可能，最好是限個兩塊錢的數目。水村笑道：盡吃你的也不好，這樣罷，我再添上一塊，共湊三塊錢。多出錢的作代表會賬。說着，在街上掏了一塊錢塞到太湖手裏。太湖接着錢，長歎了一口氣道：慚愧呀！我們兩個人自負有一身的本領，到了吃小館子起來，還要兩個人湊着錢去拼了會東。水村笑道：你不要慚愧，將來有一天，我們鬧起來，總會餐餐上館子，當是吃便飯哩。二人說笑着，便不走向照相館，也到雨花春來。在他們經過各號房間的時候，聽到一間屋子裏有男女說笑的聲音，這女子的聲音中，有個正是桃枝。水村扯着太湖的衣襟，向後退了一步，低聲笑道：我們走罷，李老板也在這裏。太湖也聽見桃枝的聲音了，笑問道：那為什麼？秦老板的祕密，可以偵探的。李老板的祕密，就不能偵探的。水村想了一想，笑道：原因不是這樣簡單。但是當他這樣躊躇的時候，茶房以為他是找不到座位，早掀起一條門簾子，讓他們進房間去。這不好意思再縮轉去，只得進了房，這裏正和萬有光吃飯的地方。

隔壁。二人要茶要酒，都不敢高聲說話，只是相視微笑坐着。至於那邊屋子裏，恰在情形相反之下，大家談笑風生。只聽見桃枝道：柏先生，以後你就多幫上秦老板一點忙罷。她爲人很老實的，不像我這樣，你不敢領教。接着便有一個人笑道：我怎麼不敢領教，要領教也不行了。你已經對萬行長說了，叫他打算討你，就要努力。你明明當面告訴我們了，我難道還那樣不知趣，去和萬行長作情敵。而且我也沒有一樣事情敢和萬行長比賽呀。我看你和萬行長這一段好事，總會成就的。你想，你已經教他努力，明明給了他的機會了，他還有個不努力的嗎？水村聽了這話，手上端了一隻酒杯，簡直舉不到口裏去，只是呆聽着。桃枝道：你不要管我的事，究竟我託你幫秦老板忙的話，怎麼樣呢？那人道：當然盡力，慢說還有李老板介紹，就是我聽了秦老板幾回戲，很覺得不錯，也打算點她幾個戲了。又有人道：幾個戲不行，非多多的不可，而且還要常來。我當面要求一下，回頭請李老板陪着，你到我們旅館裏去坐坐，行不行？只聽到桃枝搶着答道：行，有什麼不行？我陪着你去，我陪着你回來，小香，你看怎麼樣？小香道：有你陪着，我還有什麼不能去？水村聽這話，好像用了很大的力，將杯子向上一舉，骨都一聲，把一口酒喝了下去。然後向太湖擺一擺手道：不要聽了，我們吃我們的罷。說畢，他果然不聽，低了頭喝酒吃菜。太湖究竟不能一句不聽，時常發出一種冷笑。他們的酒菜，吃喝到一半的時候，隔壁屋子一陣笑語喧嘩，接着一陣鞋子踏着樓板，其聲囊囊，大家都走了。在門簾子縫裏正好看見兩個艷裝的女子，夾在幾個男子中間走過去。太湖笑道：這是我們第二次受刺激了，你對於歌女的觀念，現在怎樣呢？水村道：總可以原諒的，你想，人家不敷衍這些闊老，有那個送那種冤枉錢去點戲？太湖道：這上館子吃飯一件事，我們當然原諒的。不過她們唱完了戲，還要到人家旅館裏去，這可有點不對。水村道：你沒有聽見她說，陪着秦小香去，陪着秦小香回來嗎？太湖道：自然是陪着回來，今天半夜也是回來，明天天亮也是回來，究竟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回來呢？水村道：就是明天回來，在旅館裏過一夜，那也不見得有什麼壞處，從前她們兩人，不是在我們那裏住過一夜嗎？我們

又能說人家有什麼不好的行動呢？太湖道：你這話，表面是很對的，不過骨子裏，恐怕不能像我們所猜的那樣乾淨吧？水村道：不乾淨又怎樣？我們也無法干涉人家。蛤蜊到口心無礙，我們不要談罷。說畢，又一口喝了一大杯酒。太湖見水村臉上紅紅的，酒喝得似乎有些過量了，便笑道：你酒喝得不少，今天睡在照相館裏，不要回夕照寺去罷。水村搖搖頭道：不要緊。你以為我把酒喝醉了嗎？酒醉心裏明，喝醉了，我也可以走回家去。太湖道：還有一層，我們兩個人合起來只有三塊錢，酒喝多了，也許會超過三塊錢，會起賬來，還是叫館子裏派人跟我們去拿呢？還是把人在這裏作押賬呢？水村笑道：這話倒是很有道理，不能喝了。將手按住了杯子，向棹子中間一推。馬上就叫茶房拿飯來，吃完了飯，人站了起來，未免幌動了兩下手，按着棹子，只見太湖拿了一張小賬單子，十分現出躊躇的樣子，坐在那裏看，因隨便的問道：多少錢？太湖笑道：不算貴，四元二角，這回你不要客氣，由我會東了。因問茶房道：你應該認得我，我就是這裏美化照相館，你派人和我一路到店裏去拿錢罷。茶房聽說他身上掏不出錢來，很是不高興，不過這美化照相館，就在斜對門，跟着去拿錢，倒也無所謂，就答應好吧。兩個字，於是太湖和水村很難為情的走出了酒館。身後跟着小徒弟，伸手暗中牽住了太湖的一角衣襟，一路到照相館來。真是事不湊巧，賬房先生出門去，已經鎖上了錢櫃子，除了身上所有，還差一塊二角錢的酒賬而外，另外還差三四角錢小費。太湖因對徒弟道：我是個照相館的先生，你總可以相信了，賬房不在家，錢拿不出來，你先拿三塊錢回去，其餘的，明天上午，我連小費一塊送過去。小徒弟道：不行，這位同你去吃飯的先生，他出一塊多錢也不要緊，也不一定要你會東呀。水村聽他這話，一摸自己衣袋裏，只有十幾個小銅板，被小徒弟一問，下面這一句話，簡直說不出來。只望着那小孩子，微笑一笑。太湖跑到屋裏去，把他那裝照相機的皮盒子拿出來，交到小徒弟手上道：這個盒子完全是真皮的，不管值多少錢，押兩塊錢總不止，你先拿回去交櫃作押賬，我明天拿錢來取，你總可以放心了吧？那學徒已經得了三塊錢，又知道太湖是這裏的人，也就將皮盒子接受，鼓着嘴

道我拿回去交櫃，櫃上不要，我是耍拿回來的。說畢，挺着胸走了。水村對太湖道：這真對不住，我喝酒喝過量了，鬧出這樣一個大笑話。太湖道：不要急，我們就是沒有飯館子裏人找上門來要錢，也知道我們是個窮光蛋呀。有了這笑話，也不過表現我們光蛋窮罷了。店裏徒弟店伙都笑了。水村本不願在照相館住，因對太湖道：你是來邀我聽戲的，現在有聽戲的豪興，也沒有聽戲的閒錢，我可以回去了。說畢，抽身就向外走。太湖在後面追上來道：小子，這個你可不能胡來，路這樣子多，你又有七八分醉意……但是他對於太湖的話，只當沒有聽到，這裏話不曾說完，他已走得遠遠的了。太湖想着，他別處還有朋友，照相館裏有了這個笑話，他或者不好意思住下，那也只好讓他去了。他在路上走着，酒果然有點向上湧，忽然一陣叫好鼓掌之聲，隨着絲竹歌唱之音，向耳邊送來，擡頭一看，正是六朝居。心想，我何妨上樓去看看，今天在雨花春請桃枝吃飯的，究竟沒有來。心裏想着，那兩隻腳就不期然而然的踏上了樓梯。當他一走上樓來的時候，正好碰到那個四處招待來賓的僮倌，一見水村，就笑嘻嘻的迎上前道：就是一位嗎？臺口上有好地方。水村一擡頭，桃枝恰好是出臺，那臺口上一張長棹，圍了五六個人，齊齊的喝了一聲彩。桃枝那雙靈活而又明亮的眼睛，正向那長棹子面前一轉，並沒有注意到樓口有了一個新茶客上來。水村向後退了一步，向僮倌點點頭道：我是找人的，人並不在這裏，我不坐了。說畢，他轉身就下樓去。到了馬路上，回轉頭來，向着樓上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因之順着大路，一步一步的向北城走。當他走上中山大道的時候，一輪明月正在當頭照着，糊裏糊塗的一混，不知混到了夜間多早晚了，不過這大路越往北走，越是清幽，兩邊的野竹林子，和長着長草的坦地，讓月亮一照，自有一種清淨可愛之處，趁着酒興，也忘了疲倦，眼裏看到清淨的月亮，腳下走着平坦的大道，心裏想着曲折的事情，這三件事，讓他忘了一切，只管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去。也不知走了多少遠，偶然向前一看，只覺一片白光，在面前幌動起來，定睛一看，嚶呀！原來走到下關揚子江邊，這一片白色，乃是月亮照着江裏的水色，化成一片。由夫子廟坐汽車到這

裏也要二三十分鐘，不明白自己一人走着路，何以會走到這地方來，身上並沒有帶錢，自然不能到旅館去。就算帶了錢，這樣夜深，一個不帶行李的孤人，旅館裏他也未必收容，如此看來，還只有掉轉身去，更向清涼山走，拚了一晚不睡覺，也總可以走到家。這樣想着，倒也坦然，索性站在江邊上，對那一片浩浩蕩蕩的月色，賞鑒了一會。這時身邊一點什麼聲音沒有，那江裏小浪頭，打到了岸上，劈拍作響，更覺是耳根寂靜。隔着大江，遙望浦口，有兩三星燈火，後面月色朦朧之中，現出一帶隱隱的高山。擡頭一看月亮，已經有點西斜了。景緻雖好，已經不能留戀，就照着原來的路，一步一步的走了回去。到了鼓樓邊，自己緊緊的記着，不要順大路走，向西轉走上了小路。然而自己的精神有些恍惚，加之來去幾十里路，走得也十分疲倦，當他折上小路之後，不到半里路，就遇着了一個三岔路口。心裏想着，可不要走錯了，此地到處是小山崗子，容易迷路的。因之四週看着，定了一方向，覺得夕照寺所在，就是這比較大些一條路的前端，順着大路走去，當然沒有錯誤。他如此一想，就決定了一順着大些的路走。心下很不懷疑的走了一里路，由山麓慢慢走到一所小山衝裏，都是稻田。這很奇怪了，從來沒有走過這樣一條路的，到底是走錯了，於是掉轉身來，仍向山崗上走。但是在自己四週一打了方向之後，把這方向迷了。糊裏糊塗走上一個山崗子，一條深草小徑，在崗子上直通到看不見的地方，搖了搖頭，沒走下來，見稻田邊，有一條人行路，很是平坦，且走上這條路來。只走到這裏，遙遙的聽到一聲雞叫。心下大喜，有雞叫的地方，自然是有人家，記得這山前山後，只有夕照寺有幾戶人家，這一定是夕照寺的雞叫，於是順着那聲音走去，及至走到雞聲附近，仔細一看，靠下手山口，有一叢野竹，幾棵樹，擁着一戶人家，並不是夕照寺。不過遇到了人家，心神就定了一點，且站定了腳，估量估量方向。當他正這樣估量時，那野竹林子裏，突然汪汪幾聲，早有兩條大狗，隔了稻田，站在一個高坡上，只管亂喊。水村待要走去，又怕狗追來，不走去，又驚動了人，正如此躊躇着，呀的一聲，開了門響，有人喝道：什麼人接着一道燈光，射了出來。水村答道：大哥，對不住，驚動你了。我家住夕照

寺我在街上喝醉了酒，走回家，迷了路了。那人道：到夕照寺，唔！你走遠了兩三里了。夕照寺向西走，你走上北來了。水村和他說着話，迎上前去，就是一個草瓦間雜的屋子，那人站在籬笆邊，就門裏射出的燈光一看，是個五十上下的老頭子，身上的短衣還敞着大襟，手上拿了一條木棍子，他也看見水村了，見是個西裝少年，便道：哎呀！原來是位先生，怎麼夜深到這種地方來？水村又把喝醉酒的話，重述一遍。那人道：你一個先生，這荒山小路，半夜裏走不得了。就在我家寬坐一會，好在不久就天亮，天亮了，我送你回夕照寺。水村道：那就好極了，只是這樣夜深，怎好驚動那人道：不要緊！莊稼忙的時候，我們也常是起五更的。說着話，自己跑進去，捧了一盞煤油燈，將水村引了進去。中間是個小堂屋，牆上挖了神龕子，供着幾尊神像，角落裏點了一盞清油佛燈，除了凳棹之外，亂擺些木桶竹筐，盛着菜豆。他將燈放下，用稻草捲擦棹凳，請水村坐下，水村請教他，他說叫丁有才是懷寧人，在這裏做佃農，老妻之外，還有一兒一女，都幫着種田。這前後許多佃農，大半是同鄉，倒都有個照應。水村見他倒很是老實，也就把自己寄居在秋山那裏的話說了。丁有道：哦！你是梁先生的朋友，那我們是自己人。我們早就認識，去年這前後有三十多個男女學生，我們還打算請他辦一個學堂呢。你走了大半夜，大概也口渴了，我叫他們起來燒水。水村說是半夜驚吵不敢當，丁有才那裏肯聽，就進內室去。一陣把家裏人叫醒，不多大一會，一個半老婦人，和一個年輕姑娘，一路出來，走過去了。水村連聲道歉，只覺不安，丁有才卻在屋子裏，提出碗口大小的一架鬧鐘來，指着讓水村看道：你看，這已是三點多鐘了。現在日長夜短，不久就要天亮的，她們就是不起來，也不能久睡的了。說着話，他跑進跑出，端了一盆水，讓水村洗臉，然後又泡上一壺茶來。擡頭看看天井外的天，已然變了魚肚色，只有一兩點亮星，在半天裏閃爍着。是個天要亮的光景了。就在這時，那個老婦人拿着燈，那個年輕姑娘，端了兩隻碗放在棹上，乃是兩碗掛麵下雞蛋，放好了碗，將手捏的筷子，先放了一雙在水村面前，微笑着先生，請用一點，要胡椒嗎？水村看她五官卻也端正，皮膚雖然稍黑一點，卻是週身肌肉長得

豐滿。看去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倒是梳着一條長辮。水村欠身道：「太客氣了，我過意不去。丁有才先拿了筷子，將麵條挑動，笑道：「我們雖然住在城裏，可是鄉下人的脾氣改不掉，粗東西，請隨便用一點。水村也覺有一點餓，也就端起碗來吃了。那老婦人和那姑娘，倒不避生人，就開大門，掃前後天井，開雞鴨籠，向外面井裏打水，原來天色已經大亮了。同時，屋子裏走出來一個短衣小伙子，和水村拱手叫先生，這便是丁有才的兒子了。他對丁有才道：「我昨天有點不舒服，昨晚撤來的菜，我一個人送上早市去，怕挑不動，你分着和我挑個三四十斤罷。丁有才道：「這位于先生住在夕照寺後身梁先生家裏，我要送他回去。水村道：「不用了，不用了，青天白日，還不會找回家去嗎？丁有才想了一想道：「山路不大好走，容易走錯的，讓二香帶你去罷。二香呢？說着，那個姑娘走進來了。丁有才道：「我和你哥哥要送菜擔子上市去，你送這先生到夕照寺去一趟罷。二香對水村看了一眼，點着頭道：「先生，你不認識嗎？很容易走的，順着山崗下去，向左上一道山坡，再往右一轉，走過一片桑地，那就是了。丁有才笑道：「左轉右轉，你自己就沒有說清，你還說是很容易呢。她掀起胸前繫的圍襟，擦了一擦手，然後卸除了。又將手理一理鬢髮，笑道：「你就走嗎？水村點頭說走，和丁有才道謝，又道：「你家姑娘有事，就不必送了，我慢慢可找回家了。去的。二香道：「送一送也不要緊，我走起來很快，馬上就可以回家的。她說着，已開步先走，水村也就只好讓她相送一程。她這一送不打緊，又生出許多波折來了。

第十八回

未免有情攜琴彈樹下

可以無憾沽酒醉燈前



水村因着情不可卻，只得讓二香送出了家來。這時，東方的太陽，如雞子黃一般，升上山崗，一片金黃色的陽光，照在樹上和草上，那新鮮的空氣，自帶着一種清芬之氣，送進人的鼻端。路邊的草頭上，還沾着許多露水珠子，腳踏在草上，把鞋子都沾溼了。那丁姑娘二香，卻是走得很快，

走一程子，便回轉頭來等着。水村點着頭道：「真對不住，一清早就連累你出來跑路。」二香笑道：「這不算什麼，那天我不跑幾趟路呢。」說着話，她已在向前走，水村在後跟着，也距離不到三尺路。便問道：「二姑娘，你幫着你令尊作莊稼，不累嗎？」她一彎腰，在野草上摘了一朵小黃花，在手上，用兩個指頭掄着，笑道：「無論什麼事，作慣了也就不累了。」我家沒有請長工，幫着做做也是好的。這就是那句話，添個棒錘輕四兩了。」水村道：「二姑娘，你念過書嗎？」她拿着那花，在鼻子尖上嗅了一嗅，回轉頭來，一笑道：「你是怎樣知道我念過書？」水村道：「令尊說這地方辦過學堂，我想你一定念過書的了。」二香道：「念過兩年，後來我大了，我爹不讓我念了。」二人已是踱上了一道山坡，走到一條很平坦的小山路上，慢慢走着，更好說話。水村道：「念了一些什麼書呢？」二姑娘道：「國文、算術，還有什麼公民常識，都不記得了。只有四言雜字，女兒經，我還背得過來。」水村笑道：「學校裏怎麼會有這種書？」二姑娘道：「這是我爹教給我的。」我喜歡學校裏唱歌，秋之夜，蘇武牧羊，現在我還記得。水村道：「令尊爲人很古道呵，難得他……」二香道：「可不是老古套，古董極了，平常總不讓我到大街上去玩玩，他說那些地方都是會引壞人的，一個姑娘上了幾回街，以後就不能好好的做姑娘了。」水村笑道：「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說令尊古道熱腸，不是說令尊古板，而且他說的話，也很有道理，大街上果然是不去的爲妙。」二香笑道：「那爲什麼？」現在南京城裏，比早幾年熱鬧多了，大洋樓的旅館，大戲園子，影戲館，呵呀！還有汽車，真多呀。從前沒有中山大道那樣好馬路。水村道：「這是你覺得現在比從前好的，還有別的什麼沒有？」二香笑道：「我說不上，但是作官的人，也比從前多幾倍，不是這地方好，人家怎樣都會來？」水村見她一面走着，一面用腳去撥那路邊的長草，大有小孩子意味。因問道：「你令兄多大年歲了？」二香道：「莊稼人出老，他只有二十四歲。」水村道：「二姑娘呢？」她聽說，站住了腳，笑着同水村一點頭道：「你猜呢？」水村道：「我猜嗎？」也不過十六七歲。」二香笑着望了他道：「你真看不出來嗎？」我十九歲了。而且是二月裏生的，翻過年來，就是二十歲了。只管說話，已經走到了，差點沒有轉灣。她說着話，已經鑽進了竹林子，水村走到門口，正要向

二香道謝，請到屋子裏來坐一會，莫新野由屋子迎將出來，問道：你是怎麼了？昨晚又住在太湖那裏嗎？大概是聽戲去了。水村搖了一搖頭道：昨晚在荒山上走了一夜，不是遇到這位姑娘的令尊出來叫醒我，我要迷路到天亮爲止。還不知道是走到那裏去。新野對二香看了一看，笑道：這位姑娘，我在那裏會過。二香笑道：是會過的，你有一回也是走錯了路，走到我家去了。也是我送你走上大路的。莫新野點頭道：對了，你記心好，幾個月的事了。二香道：因爲你那天抱了一把琵琶，很特別，所以容易記，有好幾回我在夕照寺門外過，聽到裏面有人彈琵琶，彈得真好聽，可就是你彈的？水村笑道：是他彈的，他常到廟裏彈的，不信，你讓他彈一段給你聽。二香笑道：一早就彈琵琶，吵了別人。水村笑道：我們這裏，沒有什麼人，吵不了那一個。說着他跑進屋子去，把新野的琵琶，搶着拿了出來，交到他的手上，笑道：你就坐在這棵大柳樹兜上彈一段，這位姑娘，難得來的。新野接着琵琶，一看二香並沒有推辭的樣子，真個拒絕不彈，倒有些不好意思，便笑道：這樣一早，叫我彈個什麼呢？水村道：早上景緻也不壞呀，你不會彈個百鳥朝陽嗎？二香看到階沿上有一塊乾淨的石頭，低下頭向石頭上吹了一吹灰，然後坐了下去，兩手抱着膝蓋，對新野望着，像是個等候的樣子。新野到了這時，若是不彈一段，簡直抹了人家的面子，因此笑道：早上就彈琵琶，我今年是第一次了。水村笑道：好在不是生平第一次，對新朋友盡這一點力，似乎也不算什麼。新野笑了，於是抱了琵琶，坐到大柳樹兜上，彈將起來。二香偏了頭，帶些微笑聽着，因道：這的確是好聽，真有許多鳥在樹杪叫着一樣。莫新野手一劃絃子，嘩啞一聲，站起來道：這真奇了，我不料初聽音樂的人，能賞識到這一點。要論起通俗起來，這種調子是萬萬不如那些揚州調、蘇州調好聽的。水村笑道：這所謂高山流水，得遇知音了。二香雖不能完全了解他們的話，但是他們這是好意的表示，總可以聽得出來。因笑道：我也不止聽一回。摘桑葉的時候，我們有時候到夕照寺前面來，常常聽到的。水村笑向新野道：你看如何？這位姑娘早就賞識了你，你也不應該隨便彈一個就了事。二香笑道：彈一個，我已經覺得費心了，那裏能够再要

求過天見了。說着，站起身來，拍拍身上的灰，便已走去。水村望着她走遠，然後對新野道：這的確是天真爛漫的姑娘，可是很奇怪，他怎麼會愛好音樂？新野道：音樂這種嗜好，本來有一大半是天生的，倒不問是那種人。水村道：你對這姑娘很贊成嗎？新野笑道：一個村姑娘罷了，有什麼贊成和反對？水村道：這就不然，在我們眼裏，難道還在出身上去論人嗎？新野對於他這話，並不怎樣辯白，抱着琵琶，自向屋子裏去了。水村因為昨晚跑了一夜，實在疲倦萬分，也回房睡了，直待醒過來時，已是半下午，靜悄悄的家裏一個人沒有。水村一想，桃枝今天來的時候，一定是自己睡得很熟，所以也沒有把自己叫醒，問問梁家兩個種菜園的工人，他們說是不知道。倒是梁師娘由醫院裏回來吃午飯的，吩咐不要驚醒子先生。水村一想，往日桃枝來了，有時也和秋華談的很好，今天來了，我不曾醒，一定會和她談論我昨晚一夕未歸的事，這樣一來，桃枝或者有點慚愧吧？他心裏如此想着，並擬定了明天桃枝來時，看她如何？自己在廚房裏找了些開水泡飯，就着鹹菜吃了兩碗。秋華每日是回來看一次的，上午回來了，下午就不再來，新野倒關着房門，也不知道那裏去了，一人坐在家裏，實在悶得很。本要畫一張畫，又覺精神不大好。於是也走出屋來，在野地裏散步。心想，昨晚迷路，如何就走到了家去了？今天卻要研究研究，這路是如何走錯？於是沿了山邊一條小路，信腳走了去。過了一個小凹，卻聽到莫新野的琵琶聲，由對面小山崗子上彈了出來。一想，怪呀！沒有聽到他說過，在這裏彈琵琶，他今天怎麼新鮮起來？一人跑上這小山崗子，且不要驚動他，看他一人有些什麼動作？於是不走山路，故意在亂草裏，俯着身子走上山去。到了山崗上，將身子閃在一叢小樹下，向前看去，新野正好背對了這邊，在一棵小松樹下，坐在亂草上，抱着琵琶彈。水村兩手抱着樹枝，伸頭看時，對面山麓下，正是丁家，二香母女兩個在菜地撒菜呢。自己溜下山來，仍照原來的草地上下來了。走了好遠，那順風吹了過來，依然還聽到一陣琵琶聲。水村心想，我還是回去畫我的畫罷。賣畫賣發了財，什麼都好辦。他如此想着，果然回去埋頭作畫，快到太陽落山的時候，纔聽到新野有咳嗽聲，便喊道：新野那

裏去了？找你半天不見。新野道：我並沒有走遠呀，到清涼山掃葉樓上去坐了一會。跟和尚下了一盤棋。水村笑道：這樣說，你倒是雅人深致。新野道：這又不是什麼升官發財的事，我何必撒什麼謊？水村笑着，也就不說什麼了。他們到了黃昏的時候，因為屋子裏漆黑，又不能這早便點上燈，照例是到菜園子外面散步。這時二人在屋子裏坐不住，又到外面來閒遊。剛剛走出大門外，只見早上來的那位丁家姑娘，遠遠的來了，手上似乎拿了個什麼東西，還是一路搖幌着。新野看到，忽然如有所悟，正待迎了上去。水村笑道：你作什麼不讓人家來嗎？新野無可說了，只得站着，她走了過來，手上卻拿了一頂草帽子，笑着向空中一舉道：這不是這位先生丟在山上的嗎？我拾了給你送來。說着，便將草帽子交到新野手上。新野口裏不知說了什麼，糊裏糊塗答應着，說了一聲謝謝。二香笑道：剛纔你彈的那幾段琵琶都好聽，連我媽都說不錯呢。這種東西，我們也能學學嗎？新野道：可以學的，學會了解解悶，那是很有趣的。二香一擡頭，只見天上紅雲，慢慢變成黑色，便道：要回家去了，改天見。說畢，很快的走出竹林子去。但當她到了竹林子邊下時，卻又回轉身來，笑向水村道：于先生，這位彈琵琶的先生，姓水村道：他姓莫號新野，今年二十五歲，安徽貴池人。他除了彈琵琶而外，別的樂器，還有許多拿手的，他自己能編曲子，而且編得極好，人家都叫他音樂大家。他家裏並沒有什麼人，只有哥嫂二位，都在四川，久已不通音問。所以照實說起來，他實實在在就是一個人。二香隨便一句話，先還等着水村答覆。後來他說了那樣一大遍，連新野的哥嫂都說出來，倒有點不好意思，一掉頭道：那個要問許多呢？說着，便走開了。新野笑道：你這算碰了一個釘子吧？水村笑道：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我和你介紹出去，是讓你進行某問題的第一步，你怎麼倒反而幸災樂禍起來，照這樣說，好人還有人作嗎？新野笑道：就算你是好心，對於女性，也未免唐突一點。水村道：我就算唐突嗎？你拿了一把琵琶，坐到那山頭上去亂彈一陣，那又是什麼玩意，這不算是唐突女性嗎？新野笑道：你瞎造謠言，那有這麼一回事？水村道：不能算是我瞎造謠言，恐怕我是活見鬼吧？我怎麼在山頭上會看見你

的呢？新野笑道：你真看見了我嗎？但是我怎樣沒有看見你呢？水村笑道：你不是在掃葉樓去了嗎？怎麼會在山上看見我？他笑了，沒說什麼。水村道：我總算是仁厚存心，親眼看到你的行動，我還裝模糊不說，不料你倒再三再四的瞞我。那都罷了，我爲你碰了人家的釘子，你不和我道歉，倒反要笑我，你看，這不要讓作月老的人灰心短氣嗎？新野實在無甚可說了，只站着笑。水村笑道：事久見人心，你將來更會知道我是好人了。新野道：你現在真鑽在愛情網裏，不料倒有這種閒情逸致，還可以幫別人的忙。水村道：愛情網裏嗎？恐怕還不能夠把我縛住。新野道：你昨天怎麼會夜深回來，以至於走錯了路。你和那位李老板在什麼地方談心？水村道：我和她昨天沒有見面。新野道：你和她沒有見面嗎？她今天早上也沒有來，不是因爲昨天談到夜深，今天起來不了嗎？水村這纔知道桃枝今天是沒來，想起昨天晚上在雨花春聽到的話，心想，今天早上，未必她又回了自己的家，那末，就不必詳細去追問了。當天也不再談，吃過晚飯，早早的睡覺。次日上午，在家裏畫了幾張畫，一直到吃午飯，也不見桃枝來，這就更可疑惑，吃過午飯，想起自己的作品，送到三家書店去寄賣，已經有好多天了，也不知道賣出了幾張沒有？因之，就帶着散步，順便到三家書店去看看。到了第一家書店，那店伙笑着說：那畫品遇到了一個識者，所存的五張畫有人一次收買去了。水村道：我僅僅定價兩塊錢一張，實在也不能再便宜了，自然有人要。店伙約他有了畫再可以送來，扣下回佣，將款子付與他了。再到第二家書店，存的五張畫，到昨天也賣完了。他說：都是女學生買去的，而且說，下回再來。到了第三家，店伙先搖着頭說：放了幾天，雖然有人看看，逢不到買主。今天早上來了一個人，將畫全買去了，還問有沒有看那樣子，似乎若有的話，還要來買。水村大喜，心想，料不到南京城裏有許多藝術信徒，雖然賣得便宜一點，然而我不過是初次出手，若是這樣下去，一個月真可以賣個百十塊錢的畫。錢賣够了，我預備下材料，開一個人展覽會，我自然可以得到許多報酬，有了錢，我第一件事便要揮霍幾天，和窮措大吐一吐氣。如此計劃，很是得意，就在街上買了許多紙張顏料，以及酒菜，臨時買了一個

大藤籃一齊裝着，極高興的一路笑着回去。正好秋華回來，便把事情告訴了她，在身上掏出十塊錢來，交給她道：請嫂子帶到醫院裏去隨時用罷。秋華笑道：這可好了，不說秋山能用你的錢，聽到這個消息，他也要歡喜一陣，病就會好多了。照這樣子，于先生的畫賣出去不少，這籃子裏東西，不都是畫換來的嗎？水村把放在地下的籃子，高高一舉，舉得放在棹上，向着籃子將頭擺了幾擺，笑道：這是我昨晚上都未曾夢到的事，嫂子，我的畫全賣出去了，若是我肯努力畫，大可以賣出去，我看開展覽會的資本，是不成問題的了。現在既然有人買，將來開起展覽會來，當然也很有些人光顧，我想我的機會來了，總不至於沒有辦法的。秋華笑道：好！我替你恭喜，也替李老板恭喜，你經濟上不成問題，你的事就好辦了。水村本想說兩句別的話，一笑之下，又把話忍將回去了。秋華道：今天晚了，我要到醫院去，讓你二位今晚喝個酩酊大醉罷。可是一層，不要放火燒了我的房子。水村道：我還報告嫂子一個消息，就是新野也找着愛人了，就是對過山崗子下的丁家姑娘。莫新野由屋子裏跑出來笑道：小子，我看你有點快活過分了。你拿我老大哥說笑話不要緊，丁家人待你不錯，你何以侮辱人家的姑娘？水村道：這是侮辱嗎？那個姑娘，也希望得個如意郎君啊！於是就把昨天的事，略微說了一說。秋華笑道：這的確是可喜的一件事。于先生，來把酒開一瓶，我先擾你一杯。水村連忙找了一隻茶杯，拔開瓶塞子，斟上大半杯酒，遞到秋華手上。秋華舉起杯子來，一擡頭，把這大半杯酒，一口氣喝下去了。嚶了一聲，將酒杯一放，在棹上一按，笑道：我趕緊到醫院去，好讓口裏酒味，不要散去。秋山聞到酒味，問起來，我就說是喝了二位的喜酒了。說畢，高興與興的出門而去。新野道：這位嫂子是不大浪漫的，自從他丈夫病了，更是少見笑容，今天這樣快活，她太替你高興了。水村歎了一口氣道：可憐！我們掙二三十塊錢，就高興到這樣程度，這也不過闊人太太的一雙絲襪子錢罷了。新野道：我們又怎能和闊人打比，要是那樣想，最好躲到不見世界的荒山上去，南京是不能住的呀。水村也笑了，將籃子裏的紙筆先送進房去，然後將買的葷菜，和新野同到廚房裏去自做起來，安排好了一齊端

到棹上，乃是一大碗紅燒豬肉，一大尾鮫青魚，一大盤子青椒炒牛肉絲，十幾個滷蛋，兩大瓶酒。把屋中間橫梁上那盞懸的草帽煤油燈點着，把種園子的兩個工人，也請了來吃。兩個工人先不肯，說是怎好叨擾二位先生的。水村道：你看我和你們東家，分過什麼彼此，坐下來，也吃喝個痛快。兩個工人見肉碗上熱氣騰騰的冒着香味，望着道：我們的量大。水村笑道：正爲要請你們，所以我預備下這些吃的，不必客氣了。兩個工人彼此望着，笑了一陣，同在一方擠着坐下。水村道：我們四人四方罷，說着，先給他們斟上兩杯酒，擱在兩方，這纔同坐着開懷吃喝。兩個工人，多少有點拘束，只喝了一杯酒，就撥飯吃。水村和新野卻慢慢的喝着。兩個工人先道謝走了，新野笑道：這兩位大哥，倒也有些天真未鑿，很是有趣。水村道：若是這一餐飯，有丁家姑娘在座，你作什麼感想呢？新野道：這可以不必問我，設若李老板在座，她那樣豪爽的人，酒一蓋臉，唱上兩句，那就大有趣味了。水村喝着酒，不作聲。新野道：你怎麼不作聲，倒好像有些不以爲然的樣子呀？水村道：理想與事實，是不一致的。喝酒罷，說着，端起杯子，骨都一聲，把酒乾了，還向新野照了一照杯。在他這照杯之間，也就很現着有難言之隱了。

第十九回

努力見交情暗中買畫

建功藉藝術高格酬金



新野看到于水村那種樣子，料着他受了什麼刺激，便笑道：你在這兩天，似乎有點哭不得笑不得的樣子，那是爲了什麼？莫非是李老板有事得罪了你嗎？水村道：她有什麼事得罪我，就是得罪了我，她幹她的，我幹我的，也無所謂。新野笑道：憑你這句話，就知道是有所謂了。我也看出一點破綻來了，這兩天李老板突然中止不來，這裏頭多少有點關係吧？水村斟了一杯酒，又端起來喝了一口，微笑了一笑。新野道：若是沒有多大的衝突，僅僅是一方面的冷淡，這沒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和你加油，振作起來。水村纔笑道：喝酒罷，加酒比加油好得多，這是實惠呀。他說着話，拿起酒瓶，又要向酒杯裏倒酒，然而瓶

口朝着杯子裏滴了許久，卻是一點酒也不朝下滴了出來。將酒杯子向下重重的一放，歎了一口氣道：酒也沒有了！新野笑道：我可以和你接上一句，朋友也不來往了。水村哈哈大笑起來，盛着飯，將菜碗裏的菜連渣帶汁向飯碗裏一倒，唏哩呼嚕，一陣亂啖，將飯吃完，然後放着碗站起身來，一拍肚子道：今天不辜負你了。他這樣說着話，身子已有些不能挺立，左右幌了幾幌，新野笑道：你有點醉意了，要不要我扶你進房去睡。水村笑道：笑話！我何至於醉到那種樣子。說話時，因爲一張木椅子擋了去路，於是手提着椅子向旁邊一移，不料這椅子像會拉人一般，順勢將他一帶，帶得向前一栽，把他栽倒在地。新野連忙跑了過來，將他扶起，他笑道：你不要以爲我是醉了。我是不留心的栽了一個跟頭。新野笑道：你說你沒有醉，我也沒有說你醉呀。於是扶了他進房，躺到牀上。他連鞋子也不會脫下，兩腳一縮便側着身子睡了。新野見他兩隻沾滿了黑泥的皮鞋放在白被單上，有點兒看不過去，就替他吧鞋子脫了。他閉了眼睛，口裏噤咕着道：隨它去罷，不要緊的，我要痛痛快快的睡一場。新野笑着搖了一搖頭，自走開了。水村這一場好睡，直睡到第二日清早方醒，自己也知道是昨晚喝醉了，於是自舀了一盆涼水漱洗一陣，覺得神志一新，心想，我是有點糊塗，憑着我向來爲人，何至於爲了這事，喝一個大醉哩？回頭一看，棹上堆了一堆畫稿，記起昨天的吃喝，都是這畫的好處，今天還應當送稿去賣，只要將賣了畫的錢拿回來，鬧個醉飽，也就是人生一大樂事，何必爲了一個不相干的女子，鬧得自己神魂顛倒，自己一振作，將畫稿理了一理，就包成一包，再分送到三家書店裏去。據書店裏人說：買畫的已經打聽過好幾回，約了明天早上來買，你有作品，只管送來罷。水村聽到，甚是歡喜，將畫分存三家，高興而回。次日，帶着畫再到書店裏去，果然是昨日送來的又賣完了。這樣下去，有一個星期，約莫賣了七八十元的畫。在這一星期之內，桃枝不會來，自己安心作畫，也不會到夫子廟去。其間李太湖曾來過一次，他報告的消息，是看到桃枝小香和兩個男子同坐一乘汽車，笑洋洋的過市。水村道：不要提了，我們迷途未遠，還不能走回來嗎？太湖根本上就覺得迷戀小香爲過。

分，自然也就不再談了。這一天，太湖在照相館閒着，拿了一本小說看，桃枝爲着取相片，就到屋子裏來看他。太湖和以前一樣，很客氣的招待。桃枝笑道：這兩天照了秦老板的相沒有？太湖搖頭笑道：那是一時高興，偶然照幾張玩玩，那裏能够常照呢？桃枝道：于先生好久不見了，這裏不常來嗎？太湖道：他的生意太好了，一天到晚在家裏畫畫，沒有工夫出門了。桃枝微笑道：我很替他歡喜，他沒有說買他畫的是些什麼人嗎？太湖道：他是存在書店裏賣的，又不是他自己經手，他怎麼會知道南京是首都之區，賞鑒藝術的人，當然不少，我想倒不限定是那一種人。桃枝點着頭，又微笑。太湖道：我也只去看過他一回，怕耽誤他的工作呢。桃枝道：我也是窮忙一點，沒有去看他，不過一兩天內，我要去看看他的。太湖道：你若是不去，看他也罷，路太遠了。桃枝聽說，心裏很奇怪，他怎麼倒贊成我不去，莫非水村因爲我幾天沒去，他有些疑心嗎？這本來是我疏忽一點了，心裏如此想着，對於太湖的話，只唯唯答應。當天回得家去，便有些不樂，躺在睡椅上，手裏夾了一根點着了了的香煙，只管拿着燃燒，卻不會吸一口。孫氏看見，便問道：你又是什麼事發愁呢？這幾天，我看你有些玩出了奇，怎麼會買上許多張畫回來？你還是收起來作古董呢？還是要開裱畫鋪？桃枝這纔吸一口煙，笑道：我父親是個畫師，我買幾張畫，有什麼奇怪？而且這些畫，也就不大花錢，是人家半賣半送的。孫氏道：半賣半送，多少錢一張呢？桃枝道：兩三角錢一張罷了。孫氏道：你買了好幾十張了，就是兩角錢一張，這也值好幾塊錢呢。桃枝將煙頭向痰盂子裏一拋，跳了起來道：我就花幾塊錢玩玩，也不算多吧？孫氏嚇得向後退了兩步，笑道：你就是這個脾氣，說話就說話，還要帶個架子幹什麼？桃枝笑道：你們對自己打算盤是模模糊糊的，對我打算盤，就丁是丁卯是卯，你說我應不應該生氣？孫氏笑道：並不是我對你打算盤，因爲我看到你買了許多張畫，不知道是作什麼用的，所以閒問一聲。桃枝笑道：我本打算不買了，現在我倒還要買幾十張，好在我這個錢不是包銀，也不是孀娘拿給我的，我再花多些，也不會礙孀娘的事。這一個禮拜，我差不多交了二百塊錢到孀娘手上了，還嫌不夠嗎？孫氏笑道：就算我

說錯了，我也不過說錯一句話罷了，大老板就道論上這樣多了，我讓你罷。她說畢，就躲開了。桃枝一想，引起孫氏如此注意，畫大概也是買的不少，於是將她自己的衣櫥打開，取出一個布包袱來。打開這包袱，裏面全是一捲一捲的畫稿，點了一點數目，共是五十六張，若是裱褙起來掛在屋子裏的，確成了一家畫店，也怪不得嬌娘注意了。她心裏想着，手上便打開一捲畫來，慢慢的看。忽然有人笑道：「李老板風雅得很。」桃枝回頭一看，卻是萬有光，他笑嘻嘻的在房門口站着。桃枝道：「請進來坐呀！爲什麼在那裏站着？」萬有光笑道：「我沒有得李老板的許可，怎好進來呢？不是自找釘子碰嗎？」一面說，一面將桃枝手上的畫拿了過去，看了看，點點頭道：「這是一幅平沙落雁，雖然不過一叢蘆葦和一個雁字，這水景和遠山的影子，真是淡而有神，不壞。我看這圖章，哦！江湖蕩子，這是個流落的青年呀！李老板，這是什麼人畫的？」桃枝道：「這畫上不是有題款嗎？」萬有光道：「他落款是白門一客，無姓無名，只一個外號罷了。」桃枝笑道：「這樣說，你倒是個內行了。我這裏有一大細畫，你若喜歡這個，可以慢慢的看。」請坐着，用兩個指頭夾了他的衣袖，讓他在一張沙發上坐下。自己倒站着，將畫一張一張遞給萬有光看。他見桃枝站着，自己不好意思大模大樣的坐下，捧着畫要站起來。桃枝將手一按他的肩膀，笑道：「你坐着罷，坐着看，纔能慢慢看出畫裏的好處。」萬有光雖然和桃枝認識了十天以外，然而很知道他的性情剛烈，是不敢輕易觸着她的肌膚的。現在桃枝一再的動手來牽扯，真覺有些受寵若驚，她既然說出來要坐着，就坐下了。接着看了幾張畫，也有花卉，也有翎毛，也有山水，便道：「這是一位國畫大家呀，無論那一樣，他都畫得來呢。」桃枝道：「不但國畫拿手，西洋畫也拿手，只是賣不動，這個人就沒有畫。」萬有光道：「在中國賣畫，只有兩條大路，一條是上海，一條是北平，這兩處除了一班人專幹這種買賣而外，就是別地方有人要收買字畫，也會到這兩處去搜羅。」南京這地方，有點不是生意經了。桃枝道：「我猜不出你對這種文藝界的事，倒是很有些內行。」萬有光笑道：「李老板，你真看不起商界人啦。我們在上海的同業，玩古董字畫的多得很啦。而且藝術家非和討厭的資本家來往。」

不可。請問，他們若沒有資本家，八百一千的價錢，那個能出？沒有人出大價錢，藝術家的身分，未必擡得起來吧？桃枝笑道：這樣說，你自負是個資本家，你何妨擡舉擡舉這位藝術家？萬有光笑道：資本家三字，我雖然當不起，但是叫我買兩張畫是買得起的。李老板要我擡舉這位藝術家，但不知李老板何以認得他？桃枝想了一想，笑道：我告訴你罷，他是我父親的徒弟，由南京到四川去，沒有川資，就把這捲畫放在我這裏，託我轉賣，價錢不拘，只是賣給識貨的，你能不能買兩張呢？萬有光道：他姓什麼？桃枝現出不高興的樣子，將散開了的畫很快的捲將起來，併攏在一處，就要用包袱包起。萬有光笑道：李老板又生氣。我愛他的畫，問他的姓名，也不要緊呀。桃枝道：他在倒霉的時候，名姓是不肯告訴人的，他說寧可不賣畫，不願他的姓名說出來不能驚人。你就只當他是個江南一客就是了。你究竟要不要他的畫呢？萬有光見桃枝剛剛有點高興，一句話又把她惹着生氣，很不合算，便笑道：我就買他兩張罷，但不知要多少錢呢？桃枝道：我不能定價格，你且說出，我聽聽你是不是說的良心話？萬有光笑道：這些畫裏頭，固然好的多，但是也有幾張不十分高明的，須要讓我挑挑，看畫論價。桃枝點點頭，笑道：就讓你看看畫論價，於是重新把紙捲打開，一張一張展着讓他看畫，一直把五十多張畫看完了，點着頭笑道：東西大致不錯，若是我要把願意的買下來，價錢未免太多，我就出一百元，把那張平沙落雁和臨水桃花買去罷。李老板，你看我的話公道不公道？桃枝聽着，心裏倒是一跳，兩塊錢一張，收了這些個，也不過一百塊錢，這位自己出價的資本家，開口就是一百塊錢兩張，藝術這樣東西，真是沒有定價呀！萬有光笑道：李老板不滿意我這話嗎？怎麼不給我一個回答？桃枝笑道：也滿意，也不滿意，爲什麼滿意呢？因爲你挑的那兩張畫，也是我最歡喜的。萬有光斜着眼睛一笑，眼角簇成了幾條魚尾紋，伸了一個大拇指道：英雄所見，大略相同，何以又不滿意呢？桃枝道：你既然看出這兩張畫很好，何以只出五十塊錢一張呢？萬有光笑道：我覺得也不少，但是你還要我加幾多呢？桃枝眼珠一轉，想了一想，笑道：這兩張畫，是這樣便宜賣給你罷。這裏還有五十多張，請

你找找主顧。你可以一共帶了去，再找找知音。我朋友的事，請你努力罷。萬有光聽到努力兩個字，忽然靈機一動，記得她那天對於婚姻要求的答覆，也是叫我努力，莫非她以畫爲題嗎？便站起來一拍手道：我決計努力，五十多張畫，有一張退回來了，算我對不住你。今天這兩張畫價，我先付出來。說着，在身上拿出了一百元鈔票，交給桃枝，就把這一包畫稿捆束一番，笑道：我今天晚上，有個約會，風雅的朋友不少，也許我就可以和你找上兩筆生意。桃枝道：我並不給你什麼限期，只要你真心不是敷衍我的就好。萬有光很高興，將捆束了的包袱一提，舉了起來，笑道：這一點事，我都作不到，我簡直不成朋友。我馬上就去和你尋銷路，請你過三天，再看我的成績罷。他說着，高高興興提了一包袱畫稿走了。桃枝手上拿了這一百元鈔票，心想：這一筆錢是水村的畫稿換來的，我在書店裏收他的畫，我是怕他賣不了，他會懊喪了不畫，而且送錢給他，他決計是不肯要的。背地裏買他的畫，他就可痛痛快快的用了。不過我的思想如此，是一番好意，現在我用兩塊錢買來，五十元一張賣出去，倒好像是要從中掙人家一筆心血錢，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好在他的畫，現在有識貨的，可以值錢了，一方面叫他少畫，不要去苦費力，一方面讓他大大的歡喜一下，我應當把錢送給他，把話對他實說了。他決計不能說正正當當用畫賣來的錢，他不受吧？如此想着，就瞞着孫氏，將鈔票藏在身上。到了次日早起，騎了腳踏車，就直上夕照寺梁家來。當她剛到廟門口的時候，只見一個姑娘，穿進了竹林子，直向梁家大門而去。心想：這有一點奇怪，這樣早的時候，那裏有一位姑娘到他們這兒來？上次到這裏來，遇見了幾次秋華，她都是半上午回家，這位姑娘若是來找她的，未免太早一點了。我且不動她，看她是誰，到裏面來作什麼？於是跳下車來，手扶了車子，慢慢准到門邊放着，正待舉腳進去，只聽到水村在屋子裏笑起來道：今天我該請你一請，還還禮了。那天晚上在府上多多的打攪，到於今我心裏還過不去呀。一個女子答道：不要再提那晚上的事了，我天天到你這裏來，不也是打攪嗎？我這幾天，都是瞞着家裏人來的，你若是遇到我爹，倒不要和他說纔好。水村有笑的聲音。

答着道：我一定把你這件事辦成功。那女子道：不要說笑話了。水村道：你爲人很大方的，這用不着害臊呀。你到我屋子裏去罷，你的新衣服，給你作好了，我可以和你穿上了。那女子帶着笑聲道：真的嗎？我要去看看，若是好，我真要謝你呀！於是說話聲越走越遠，聽不到了。桃枝在屋外聽到這話，幾乎暈了過去。試想，一個女子用不着害羞，到一個男子屋裏去，讓男子給她穿上衣服，這是何等樣事？原來猜着于水村是個有熱烈愛情的純潔青年，現在看起來，簡直是個最下流的男子。青天白日，帶了一位姑娘到屋子裏去換衣服，這還同他說什麼人格？幸而自己不曾跟蹤追了進去，若是追進去的話，多難爲情！梁氏夫婦，都不在家，那位莫先生，大概也是出去了，兩個種園工人，自是天亮就出門作工，這一所靜悄悄的屋子裏，一男一女，不必說了。我以爲他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藝術家，所以情願犧牲一切，要和他作個百年良伴，不料他和那些醉心肉感的藝術家，是一樣的人物，自己真是太冤枉了。我爲什麼還送錢給他？讓他拿着錢，又去蹂躪別一個女子嗎？她手扶着腳踏車，思潮起落，亂想了一陣，心裏一種如烈火一般的怨氣，鼓動起來，把兩腮都燒得如火熾一般，擡着頭四處望了一望，只見一團紅日，正升在樹頭上，乃是個很好的天氣。那紅日照着世上一切，多麼光明，那屋子裏的人背了太陽，所作何事呢？一個叫人瞞着父親，一個又是瞞着自己的朋友。想到這裏，一頓腳騎上腳踏車，風馳電掣一般，就回家去了。

第二十回 路上二相逢突成大錯 筵前同笑謔漸見深情



一幕趣劇，又是一個絕大的誤會，完全不是桃枝所想像的那種情形，這個女子是誰呢？便是丁二香。在莫新野坐在山崗上彈琵琶以後，二香似乎受了一種感應，每日都昂起頭來盼望着山崗上有個彈琵琶的人發現。恰是在她這樣盼望的時候，新野也就應念而至。經過了三天，二香

的父親，二香的母親和哥哥，都認識了新野了。他是一個先生，能去折節下交，和農人作朋友，農人之家，豈有不歡迎之理？他們知道新野是寄居在梁家裏的，所以其間也有幾次讓二香來拜訪秋華。大家彼此更熟識得多了。有一天薄暮，水村和新野在山崗上散步，二香在山上尋着了人家的黃牛，兩手背在身後，牽了牛繩子，兩腳踢了草裏的小蚱蜢小蟲兒，四處亂飛，低了頭走路，看着這些蟲兒，只管是嘻嘻的笑。偶然向前一看，見着于莫二人，便側着身子向後一退，靠住了牛背站定了，向新野點了點頭，新野笑道：放牛是野孩子的事情，爲什麼大姑娘自己來？二香笑道：因爲我家裏就沒有野孩子。說着隨手把牛繩子拿了過來，在口裏咬着，身子擺了兩擺。水村笑道：二姑娘這樣姿勢太好了，設若我照着這個樣子畫一張像，一定不錯。二香笑道：于先生，我看到你屋子裏的畫不少，果然會畫像嗎？水村道：會畫，設若你能够天天到我們那裏去一趟，我就能照你的樣子畫一個像。不過要畫得好，一天兩天畫不完的，你要有常性，天天到我家去，我就能畫好。二香用手輕輕拍着臉，想了一想，道：天天去，怕不行，中間隔開一兩天，行不行？水村道：那也可以，不過你不去，我就不能畫，那是很耽誤時候的了。二香笑道：畫的像，我看過的，比照相還有趣，我一定畫，明天早上我就來。水村也道：你能來我一定畫。當時約好了，水村回來，趕緊就預備畫像的材料，因笑對新野道：我有了這個法子，吸引她來，你可以多些接近她的機會了，這是可以謝我的呀！新野雖談不出什麼來，心中自是十分高興，畫了兩天，頭部已經畫了起來，到了第三日早上，二香又爲自己來作模特兒，新野特別加敬，預先到廚房去，要下一碗掛麵給她吃。水村在外面屋子裏接着她，說是一定要像畫成功，而且今天給像畫衣服。只因他的話說得不甚明瞭，那在外面站定的桃枝，幾乎是句句聽成了錯誤，因之一怒而走，這在屋子裏的水村，何嘗夢到呢？當時水村邀着二香進屋，讓她遠遠站定，自己擺好了畫具，對着二香一筆一筆畫起來，畫了二十分鐘，二香連連搖着手道：今天不行，我要回去了。我瞞着家裏走來的，心裏只管跳，怕讓爹知道了。你要是照我的這個樣子畫，一定畫成一個害怕的樣子。水村

見她不願畫，自也不能勉強，便道：「你又何必害怕呢？畫像並不是什麼壞事，就是令尊知道，也不要緊，我看倒不如索性告訴他，倒可以痛痛快快兩三回就畫完了。」二香笑道：「那也好，但是今天是來不及了。說話時，自己向外走，頂頭就碰到了新野，他笑着點頭道：『我猜你今天沒有吃東西，就跑了來的。我親自下廚房作了一碗掛麵，請你吃。你吃了再走，行不行？』二香笑道：『怎麼要你親做給我吃呢？多難爲情。』新野道：『這有什麼難爲情？客來了，主人總要請一請的。』譬如于先生在你家也吃過東西，也是你親手做的，他怎麼不難爲情呢？』二香想了一想，笑道：『因爲你是請我一個人吃。』新野道：『我們自然陪着吃。』水村道：『我們前面屋子吃麵去。』水村笑着出來了，二香倒不能不跟着他一塊兒去，到了前面屋子裏，只見棹子上，三面放了三碗掛麵，惟有正中的一碗麵，浮面擺着三個荷包蛋。二香不肯坐上，在左方坐了。新野道：『你是客，你應當上坐。』二香搖了一搖頭道：『不行！上面這一碗麵，多了三個雞蛋。』水村笑道：『這也就因爲你是一個客。你若不上坐，我們不讓你走。』二香向上一移座位，笑道：『我就坐了。』說時，將筷子夾了雞蛋，連湯帶麵，水淋淋的，每人碗裏放下一個，還將筷子按了一按道：『設若你們不吃，我就不吃。』大家一笑，只好陪着吃。她只吃了半碗麵，站起來就向外走，新野追了出來，笑問道：『爲什麼不吃完就走呢？』二香道：『我今天早上，是瞞着家裏出來的，出來久了，我爹追問起來，我不好答應。』新野道：『我們是朋友，來往一兩回，也不要緊。』二香搖搖頭道：『男女怎能交朋友，只我爹和你們是朋友罷了。』她說着，很快的就向回家的路上走。莫新野來不及送，也只好算了。二香走回家，只見屋門外柳樹下，放了一輛自行車，一個時髦姑娘站在路口上，和父親說話，似乎是迷失路途，在那裏問路。心想，父親或者沒留神自己到那裏去了，便慢慢的走向前。不料到了門口，父親立刻將臉色一變，問道：『一大早上，就不看見你的人影，你那裏去了？』二香紅了臉道：『我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呀！不過在菜園裏澆水。』她父親了有才且不駁她這話，只向她的渾身上下看去。只見她衣襟上掛了許多條掛麵，而且斑斑點點，還有許多湯汁，因用手指着道：『菜園裏鑽出掛麵來嗎？』我看見你在山頭那邊翻

過來的，一定是到梁家去了。他家梁先生夫妻都不在家，你一天跑去幾趟作什麼？二香被父親指出證據出來，已無可狡賴了，便低了頭道：你請人家也吃過，人家昨天就說了請我，我怎能不去吃呢？我就爲的怕你罵，只吃了半碗麵就跑回來了。你不信你去問問他，看看我說的對不對？丁有才笑道：只要真是人家請你，那倒也罷了。下午我再去謝謝他。以後人家要給了什麼到你，你要回來告訴我，我纔好領人家這一分人情呀。二香笑道：那先生還叫我天天到他那裏去呢。丁有才道：那爲什麼？二香笑道：有一件好事，你聽了也一定喜歡的。回頭到了家裏，我說出來大家聽。丁有才道：有一件好事，那個辦的這事呢？二香道：自然是那個有本領的于先生了。這位小姐，在這裏作什麼的說着，望了那個和父親說話的時髦姑娘。原來她不是別人，正是自夕照寺迴避回來的李桃枝。她在屋子外面聽到水村挽留二香的話，人是氣極了，騎上車子就走。在她心裏憂憤交加的時候，眼睛裏所看到的，不管是不是回去的路，順着車子前面的一條路線，就開了上前去。她如此的由山前繞到山後，繞了一個大半個圈，並沒有找到來時的路徑，心裏就加上一層慌亂。所幸這前後有不少的菜地，太陽光底下，常看到有些人在菜地裏工作。因之跳下了車，扶着車子走，望着有人家的地方走去。她這樣銷磨着時間，在路上已是徘徊不少的時候了。及至到了丁有才門口問路，正碰到了二香回來，她一聽二香說的話，只氣得身上抖顫。心想，一個莊稼人生下了這樣的女兒，還不應該打她兩個耳括子嗎？他爲何說出這種話來，還要去謝謝人家。這時二香問她是不是迷路的，她便笑着點了一點頭道：是問路的，請你放心，不會礙你們什麼事的。二香倒莫明其妙，這個過路的人，怎麼會說出這樣不相干的話來，什麼叫我放心，你走錯你的路，與我何關？心裏如此想着，便下死命釘了桃枝兩眼。桃枝本就不高興，見他下死命的釘着，更是生氣，當時坐了車子，頭也不回，就開着回家來。到了家裏，進了房，孫氏趕着就問道：今天你出去得那樣早，又回來得這樣晚，你又到什麼地方去了？桃枝笑道：吃掛麵去了。孫氏道：大清早那裏有掛麵吃？桃枝道：自然有吃的地方，而且吃得很有趣。說畢，哈哈大

笑一陣，向牀上一倒，兩腳擡起來亂蹬了一陣。孫氏笑道：你又是什麼事大大的高興，發了狂一樣。桃枝跳了起來問道：嬌娘，你比我年歲大的多，知道的事情，一定也比我多，據你說，男子有愛一個女子到頭，總不找第二個人的嗎？孫氏道：那如何能够呢？只要有了新的，也不忘了舊的，那就算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了。你何以突然問起這句話？若說到萬行長，我想這個人不壞，雖然喜歡在外頭玩笑，我看他爲人很慷慨，是靠得住的。跟了這種人，讓他拿出一兩萬來，也不算什麼。一個人手上有了一兩萬塊錢，無論作什麼事，也有個退步，就是要變心，就讓他變去，好在我手上了錢，也就不怕什麼了。桃枝笑道：我不是問他，你說得牛頭不對馬嘴。孫氏道：這個人就很不錯了。不問他，還問那一個？桃枝聽她嬌娘的話，越說越不對，便笑道：不要提了，跑了一早上，肚子也餓了，快點拿飯來吃罷。孫氏道：你早上已經吃了麵，還忙什麼？而且我猜萬行長今天一定會請你吃飯的，你何不等等上一等？你聽外面電話鈴響，一定是他打了電話來了。桃枝道：你不相信那一個人的時候，談到了就生氣。你要相信那一個人的時候，死裏會說出活的來，又太相信了。孫氏道：不是我特別相信萬行長，不過他對我們說的話，除非不辦，若是要辦的話，沒有失過一次信，我怎麼能够不記住他呢？只說到這句，茶房來說，有個姓萬的打了電話來，請李老板不要吃飯，他馬上動身到雨花春來吃飯，請李老板過半點鐘就去，不必再打電話了。孫氏道：好，你回電話，說我們知道了。因笑着向桃枝道：我說的話怎麼樣？不是靈驗了嗎？桃枝不像以往，聽說萬有光請她，就煩膩了。這時卻笑道：既是請我到館子裏去吃，那很好，家裏這餐，我就不吃了。孫氏道：我打盆水來你洗把臉吧。桃枝道：那何必爲吃人家一餐飯，還要賣面孔嗎？孫氏道：不是那樣說，既是要去，總得也要乾乾淨淨的見人，不要讓人家說我們齷齪。桃枝道：表面上不乾淨要什麼緊，只要骨子裏乾淨就行了。關起門來說話，那個身上是乾淨的？孫氏笑道：你這個孩子說話，總是言中帶刺，我不和你說了。這時，門外有人搭腔道：你們娘兒兩個在一處，怎麼總是辦交涉？說着話，秦小香進來了。桃枝道：你來得很好，萬有光請我吃飯，你可以同我一路去，擾他

一頓。小香道：我早知道了，昨天晚上柏正修就和我說了，約了今天在一處吃午飯。桃枝道：我明白了，因為他昨天點了你十個戲，你就到旅館裏去謝他去了。小香道：我謝他作什麼呢？他再三再四的……桃枝搖手道：你不去是人情，不去是本分，我何必來管你。你大概是來邀我的，坐下喝杯茶，我們一路去罷。小香對於她的話真個駁也不是，不駁也不是，只得笑道：李老板一張嘴，真是可以讓人家佩服。桃枝笑道：我自負能看相，一猜就可以猜到人家心坎裏頭去，不過到了現在，我看相也慢慢的不靈起來，有幾回很是猜錯了。猜得大錯而特錯，小香笑道：要你認錯，也不容易的呀，什麼事呢？桃枝笑道：現在我還要守秘密，將來你總有明白的一天。小香知道她的脾氣，這個樣子，也就用不着再問了。二人坐了一會，一直便向雨花春來，果然萬有光、柏正修、洪省民三人已在單間屋子裏恭候了。桃枝見着他們先笑道：你們三人總是一條腿，到什麼地方，也短不了一個。洪省民道：這不是一樣嗎？到什麼地方，我看見你們二位總也不大分離呀。桃枝笑道：你們三個，我們兩個，有點不敷分配，要不要和你再找一個人？洪省民將柏正修一邊的椅子移了一移，讓小香坐下。然後又要搬萬有光身邊的椅子時，桃枝笑道：五個人應當坐四方，決不應當坐三方，要親熱也不在這吃飯的工夫上，你不用張羅。她說時，在空的一方坐下。洪省民笑道：痛快！你問到我要不要找個對手，不用了。老實說，以前我很贊成你的，不料我的本領不行，簡直沒有法子親近你。我既失戀了，我也就再不想求戀了。老萬，我們是三角戀愛呀。萬有光還不曾答話，桃枝笑道：你說這話，根本就不懂戀愛是什麼。認識歌女，非捧不可，捧歌女，非錢不可，既要金錢，算得什麼戀愛？小香抓着她面前瓜子碟裏的瓜子，一粒一粒的，向桃枝的臉子上拋了去，微笑着低聲道：你又發什麼狂？柏正修擺了兩擺頭，笑道：李老板，傷心人也！說着，將茶房泡的蓋碗茶，兩手捧了一碗，送到桃枝面前去。桃枝點頭向他相謝。他再要向小香送茶時，小香笑道：不必客氣。她自己便將面前一碗茶，移了一移。柏正修笑道：這是我喝殘了的，換一換罷。小香道：不要什麼緊，人口相同。她說着，索性把棹子正中新泡的一碗茶，送到柏正修面前來。桃

枝微笑道：你們很好，相敬如賓。小香不懂這句話，沒說什麼。柏正修笑道：本來是賓，怎麼說是如賓呢？說着，在棹子下面就用腳輕輕敲了小香一下腿。小香料着這句話是辯明的，他這一個暗示，一定是表示得意。因之也就斜過眼珠，瞟了他一下，糊裏糊塗的一笑。萬有光向桃枝道：你看他們兩人的情形，感情在我們之上。桃枝笑道：那是當然的。小香道：這當然兩個字，怎麼樣子解呢？桃枝道：菜來了，吃得飽飽的，我慢慢的講給你聽，你要是想得轉，吃過了飯之後，不必我說，我想你一定也就想明白了。小香望了她一望，沒說什麼。在大家這樣嘻笑之間，棹上的碗筷都已安排妥當，大家依然是在原來的地方坐下。桃枝笑道：今天這餐飯，是那樣的東。柏正修笑道：算我請李老板罷。桃枝笑道：我絕對不知道什麼叫做客氣的。既然如此，請秦老板斟酒。說着，就把酒壺送到小香面前去。笑着點點頭道：煩你幫幫柏先生的忙。小香紅了臉，不好怎說的。桃枝笑道：這也犯不上紅臉呀！我知道你的意思，代柏先生斟酒吧？好像關係太密切了。不代柏先生斟吧？好像不給大家的面子。其實不要緊，密切不密切，在座的幾個人，大概都知道，那又何必相瞞呢？她這樣一說，小香更是不好意思，柏正修拿過壺去，笑道：秦老板，也是客，怎好讓她斟酒呢？於是滿座斟酒，最後斟到小香面前。桃枝道：我有一個問題，提出來，請教大家，敬茶敬煙敬酒，是先從疏遠的敬起呢？還是先從親密的敬起呢？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是文章裏有文章的。都答道：自然是先疏後親。桃枝向小香笑道：你聽見了沒有？柏先生可是最後敬你的酒呀！小香道：大姐，我什麼事得罪了你，你怎麼專門拿我開心呢？桃枝笑道：尋開心，要大家開心，不要私下裏一個人兩個人開心，我就是這個意思。小香正放下一隻手去，牽扯自己的衣襟，柏正修趁勢也放下一隻手來，將她的手，在棹子下面，緊緊的握了一握。小香忍不住一笑。但是在這一握之下，覺得有一樣東西，很是堅硬，等柏正修拿起手來時，偷着看一看，原來是他新帶了一隻鑽石戒指。那鑽石亮晶晶的，大得差不多有他無名指的背方那樣寬，估量之下，就值在一二千元。在她這樣注意的時候，大家都高興的吃喝，沒有理會到小香雖然想問一問價錢多少，但是當時沒

有了這個機會，又不便在事後再追着問他。這也就只好眼裏看着，心裏念着而已。柏正修似乎覺得她坐在並肩，會屢次用目看過來，不過自己未曾十分留意，她這樣的看着，含有什麼意思，卻是不得而知。因見她是默然的坐着，不會說話，便笑道：「秦老板，你後來還沒有要菜，你不點一個菜吃嗎？」小香道：「你們已經都要好了，我還點什麼呢？」柏正修道：「先要的是預備三個人的，現在有五個人，當然要添兩樣菜。」小香笑道：「你替我代表就是了。我歡喜吃什麼，你總會知道。」桃枝用筷子頭點着她道：「這一句話，你可說得漏了底了，你愛吃什麼菜，柏先生都會知道，可見你們交情不淺呀！」小香道：「你不要胡說了，我們和柏先生在一處吃飯，也不止一次兩次，愛吃什麼菜，他見得多了，自然知道。我的意思如此，難道這種話說不過去嗎？」桃枝道：「自然是說得過去，不過你猛然說出那一句話來，恐怕不會先得這樣子週到呢？」小香笑道：「好在你今天和我尋開心，也是擺明了的，也用不着我多說了。你說是不是？」說着，身子一扭，就回轉頭來問柏正修。不料當她這樣一扭身子的時候，柏正修恰是端了酒杯子起來，要喝一口酒，她一碰，把酒杯子一撞，酒潑了出來，將小香的袖拐，潑溼一大片。他呵呀了一聲，連忙放下酒杯子，抽出身上的手絹，和小香來擦。小香笑道：「舊衣服，不要緊的。」柏正修連忙將小香的手握着，搖了兩下道：「對不住，對不住！小香只是笑。在他們這樣握手的時間，全席的人都望着他，更可證明他們親密而又隨便了。」

第二十一回

藏幣走倉皇奔車逐跡

明燈照戰栗驚鳥投懷



這

些事在別人眼裏看到，還則罷了。由桃枝看來，覺得秦小香對於男子太容易湊合了，很想找着一個機會，把那欲卸又離的訣竅，再告訴她一遍。當時在座，就賤了小香兩眼。小香明知她望着是意思的，卻不知道意思何在。也報之以目。桃枝以爲她懂得了，也就向她微微點着頭。三個男子正在大說大笑，吃得痛快，就沒有注意到這兩位女士的行動。吃過了飯，秦小香到一邊茶几上去拿香煙。

抽柏正修也走了過來，低聲問道：「晚上十一點鐘，你抽得出工夫來嗎？」小香笑了一笑道：「我的戲碼很前的，你不知道嗎？」柏正修道：「那個時候，我在旅館裏等你，你能去嗎？」小香瞟了他一眼，低聲道：「不要說，仔細他們聽着去了。」柏正修道：「你是一定去的了。」小香笑着點了點頭。大家雖然有知道的，以爲這是天理人情中事，至多不過微微一笑，也就沒有人說什麼。萬有光坐在一邊看到，走到桃枝身邊，暗中牽了一牽她的衣襟，低聲道：「我們……桃枝不等他將話說完，連忙將身子向旁邊一讓，笑道：「我們沒有什麼交涉，有話明天再說罷。」萬有光當着許多人，自不便向桃枝如何糾纏，也就是一笑了之。大家散了席，桃枝和小香就一路回六朝居來唱戲。小香一到後臺，就見她母親劉氏愁着眉毛坐在那裏。她歎了一口氣道：「你倒快活，在外面吃得又醉又飽，我在家裏和你說的話，你就全忘了。」小香道：「你和我說什麼話，我記不起來。」劉氏道：「好哇！你都會忘了。」下午黃二叔到我們家來討債，你不在當面嗎？」連本帶息共有二百四十多塊了。利上捲利，再有四五個月，就快到三百塊了。本還不了人家，利錢總也該清了，我急得連晚飯都沒有吃下去。心想，你多少會打點主意。不料你出了門，就忘得一乾二淨，我還說什麼？包銀早支空了，這兩天不是靠柏先生幾塊點戲的錢，那裏維持得過來。」劉氏在這裏和她姑娘說話，眼睛可就瞟着金老板，看他說些什麼。殊不知金老板口裏啣着香煙，兩手背在身後，在後臺無所事，踱着大方步子，來回着閒走。對於劉氏的話，就如沒有聽到一般。劉氏還想再向金老板送些消息過去，已經是沒有了一點機會，微微的歎了一口氣。坐了一會，劉氏將小香拉到一邊，低聲道：「回頭你和金老板再商量一下，借個二三十塊錢用用。」小香道：「我不去借，一開口就要看他的面孔。現在借得倒是痛快，到了下個月，那裏又有錢從天上落下來？」劉氏道：「借不借由着你，我回去了。明天有人來討債，我就叫他們和你要。說着，突然一轉身子，她自己忽忽先走了。」小香雖覺母親有些不講理，然而她所說的，也是實情，也就無精打彩，登臺把戲唱完。看看茶座上，柏正修幾個人，今天卻是沒來。心裏想着，對於錢上面，他雖然送過一點，做了衣服了。那是他自動的，自己卻沒有親

自和他開口過。今天他約了我，去總又算是個開口的機會，我何妨說着試試看。這樣想着，看看時刻還沒有到十一點鐘，也不耐在這裏混了，立刻坐了車，就到高升旅館來。這裏的茶房，見她和柏正修不分日夜的在一羣糾纏着，自是極熟的人，讓她自向房間裏去找人，就懶得費那一道通報的手續。小香走到柏正修房門口，見門是虛掩的，用手敲了兩下門，也沒有人答應。將門一推，屋子裏並沒有人，但是煙托子上，卻擱一截香煙屁股，似乎人走出房去不久。他和萬有光洪省民都開有房間，一定是到他們屋子裏去了。且不要去尋他，等他進門來，先驚異一下子。於是把門索性關攏了，就橫在牀上躺下。躺了約莫五分鐘之久，柏正修還不見來。因之坐起來，將一個枕頭，疊在另一個枕頭上，打算高高的枕着，不料她一揭枕頭，自己先大大的驚異了一下。原來剛纔在席上所看到的那大鑽石戒指和一疊十元一張的鈔票，一齊擺在白被單上。她吃驚了一下，趕快將枕頭照原樣蓋上。又等了一會，不見柏正修來，心想，我把這兩樣全收藏起來，先嚇他一下子。看他怎樣？於是移開枕頭，先點了一點鈔票，共是十二張，便先揣在內衣袋裏，再把戒指帶在手上，枕頭自然是照原樣擺好。也不知是原故，此刻心裏竟會砰砰跳了起來。不覺走下牀來，推開房門，伸頭向各處望了一望。恰是門外一條甬道上，並沒有人來往。心想，這個時候，我要走了，他不會知道是我來了的。這個人把這樣值錢的東西，放在枕頭下，未免大意過分了。這種人真是錢太多了。丟了這些，也不在乎的。可是我要有了這些錢，就解除不少的困難了。她一面想着，一面手扶着門。見這裏由東角下樓最近，東角門外，便是旅館的旁門了。心裏動了這個念頭，將頭一低，就三腳兩步，走下了樓梯。雖然遇到了兩個人，乃是不認識的。下得樓來，正好有一批男女，向旁邊出去，雜在這些人當中，就一齊出來。到了外面，心一動，且不要在這門口叫車子，於是走了一截路，纔叫了一輛人力車，坐到了夫子廟大街上，就下車子。這裏到家，只要轉一個灣。這纔放下這顆心，從從容容的走回去。由馬路邊下經過的時候，碰到了李太湖在店前散步，和他點了一點頭，依然向前走着。她到了家門巷口，遠遠的卻看到一乘汽車

停在自己門外心裏一驚，這是少有的事，那個坐了汽車來呢？一看那汽車，恰是柏正修的。心裏念了一聲糟糕，便停腳向後一縮。卻聽到母親在門外和柏正修說話。柏正修很生氣的聲音道：大門口的茶房說是看見她到旅館裏去的。我回房來，就不見她了。她爲什麼不等我回房就走。劉氏道：柏先生，你究竟有什麼事要找她這樣的着急。我在六朝居，回來得很早，她以後到那裏去了，我不知道。或者她這個時候，已經到你那裏去了。柏正修道：什麼閒話，她已經跑出來了，那裏還會回去。劉氏道：她實在還沒有回來，我撒謊罷了，難道我幾家鄰居，也能跟着我撒謊嗎？柏正修道：好罷，我就在這裏等了她，不怕她會飛上天去。我告訴你，我們都是有面子的人。無論有什麼事，總要私了，不要鬧得滿城風雨纔好。劉氏道：啣什麼事呢？她得罪了柏先生了嗎？這時，便聽到洪省民的聲音道：不過有點小小的誤會罷了。只要她出面彼此一說，就沒事了。劉氏道：我要各位先生幫忙的事，多着呢。她回來了，我就親自陪她到你旅館裏去，這總行了。洪省民道：正修，我們先回去罷。或者她還在旅館裏，茶房不是說沒有看見她出來嗎？她娘自然是不知道，在這裏自說什麼。說到這裏，於是汽車響了一陣，就開走了。小香聽得清楚，心裏亂跳着，身邊有個縮一步的門，將身子向裏面一藏，就讓過了汽車。等汽車走了，心想，現在可回去不得，讓他們拿着了，人賊兩在。幸是他的汽車快，先到我家，若是我在家裏，讓他們捉住了，怎樣辦？桃枝是有主意的，說不得了，我只好破了面子去問她罷。這樣想着，低了頭就向回跑，心裏想着事，把垂楊旅舍跑過了，自己還不知道，還是有人叫道：秦老板，今天忙呀！小香一看，原來又跑到了美化照相館，是太湖招呼她，因喘着氣道：啣我跑過來了。多謝說畢，轉身又向回走。到了垂楊旅舍，大門還是敞開的，回頭看了一看，一直就向桃枝屋子裏來。到了裏面白關上了門。桃枝迎上前，執着她的手，向她臉上看着道：什麼事你這樣慌裏慌張？小香臉色紅一陣，青一陣，同她攜手坐在長椅上，定了一定神，才道：是我剛纔到旅館裏去，因爲柏正修不在屋子裏，我把他一百二十塊錢鈔票，和一隻鑽石戒指，藏在身上，要嚇他玩一玩，我溜回來了。我還沒有到家，他就先坐了。

汽車趕到我家門口。於是把剛纔聽的話說了一遍。桃枝聽時，也沉住了氣，不動聲色。等說完了，纔微笑道：「你也有些胡鬧，這樣貴重的東西，怎麼可以拿着，可以和人玩？」小香道：「怎麼辦呢？姐姐，請你替我送還他罷。」桃枝道：「我若送還他，我豈不有很大的嫌疑？我雖然喜歡打抱不平，但是這樣下井救人的事，我也不肯幹。」小香道：「那怎麼辦呢？」我既不能送回去，我又回家不得。說着，眉毛皺了兩皺，很憂愁的樣子。桃枝道：「這裏頭倒有個小小活路可尋。據你說，你進去的時候，有茶房看到你進去，沒有茶房看到你出來。這就很好，你可以一口咬定你沒有到旅館裏去。說着，又微笑了一笑道：「辦這種事，是要造出證據來的。第一，你可以找一個人出來對證，說是十點鐘的時候，和你在一處玩。第二，你要把現在穿的衣服，一齊換了下來。今天晚上，簡直可以不理會，到了明日，你大大方方的走了出來，說到今晚這件事，你給他個完全不知道，我想他們的證據，既不能像你那樣真確，就沒法子定你的罪。只是這個東西，總以退回人家爲妙。我們要人家的錢，自然也不見得就光明，但是要用得人家心服口服。你用得人家是不服的……小香紅了臉道：「這不成問題，我決計退回人家。只是說要人出來和我證明，那個肯和我出來證明呢？」只這一句話時，忽然有人在門外答道：「我能證明。」小香和桃枝，不意門外有人竊聽，倒嚇了一大跳。桃枝道：「那個在外面偷聽我們說話？」那人答道：「我是李太湖。」桃枝聽那聲音，果是便開房門，讓他進來。太湖先向桃枝抱了一抱拳道：「李老板，恕我冒昧。我因爲秦老板在馬路上跑來跑去，我不知道她惹了什麼大禍，所以跟在後面。我剛要進門，門就關了。你們說的話，我聽了一大半。秦老板若有用我之處，我犧牲一切來幫忙。」小香紅了臉站在一邊，作聲不得。桃枝不由歎了一口氣道：「我沒有眼力，小香也沒有眼力，人家這纔是好朋友呢？」因對太湖道：「既是李先生願意出來作證，我們就不必客氣，但是要說那個時候，在什麼地方好呢？」太湖道：「聽你們的便，我不在乎。」桃枝道：「光是李先生說和她在一處，這證據是不充足的。必得還要有第三個人看見纔成。」太湖道：「這我就不敢替別人冒昧答應，我要先去問好別人。」桃枝道：「你就沒有不必先問好，事後通知也可以。」

的朋友嗎？太湖道：有，除非是莫新野于水村，但是我聽說那個時候和秦老板到夕照寺去了嗎？桃枝聽他說水村，臉色變了一變，繼而又笑道：也除非是找他們了，設若你們十一點鐘由夫子廟動身的話，非十二點不能到夕照寺，深更半夜，決無再回來之理。話說出來，二位可要犯一點嫌疑。正說到這裏，忽聽得外面有「車軋軋」之聲。桃枝眉毛一動，跳了上前將房門關上，然後趕忙扭熄了電燈。輕輕的道：快快！你兩人都藏到嬸娘房裏去。我嬸娘打小牌沒有回來，你們就關上門罷。太湖和小香都也明白，手摸着壁，由桃枝牀後摸到孫氏屋子裏去。二人走得慌張，趕忙關了門，向牀上一碰。孫氏這屋子裏電燈是繩子吊的電門，電門向地上一落，倒把電燈亮上了。太湖並不知道電門在何處，即刻又關不上，真是着急。然而這個時候，已經有人走到桃枝門外，叫道：李老板，睡了覺了嗎？桃枝裝着朦朧在牀上驚醒的樣子，連問那個那個外面答道：現在也不過十二點多鐘，今天睡得早哇。桃枝先答道：哦！原來是萬行長，等一等，我穿衣服。說着話，亮了電燈，將牀上的被，先抖亂了。然後把穿的旗袍，解開一路扣子，將脫了的鞋子，放到牀下，踏了拖鞋，一面來開門，一面用手將頭髮抖亂了。她一隻手扯着衣襟，一隻手開了門，柏正修站在萬有光身後，早擠了進來。於是先向桃枝作了一個揖道：千萬對不住，我有點小事奉懇。桃枝扯着衣襟扣鈕子，現出很高興的樣子來。淡淡的問道：什麼事呢？柏正修道：我今晚不是約了小香到旅館去談話嗎？我因萬行長在斜對面房間裏叫我，我在十點多鐘的時候，就出了房間一趟。偏是來了一個朋友，糾纏住了，有十五分鐘之久，未曾回房。一到房間裏，我就嚇了一跳，牀上忽然多了一條花綢手絹，一定是有人進了房了。我那枕頭下，偶然塞了一百二十元鈔票和一個鑽石戒指在那裏。因為我本要開箱子收起來的，在牀上躺着看書，大意了一下，未曾收起。這時掀起枕頭一看，都不見了。我連忙叫茶房來問，什麼人來了，一直追問到守門的茶房，說是小香去了。她這個玩笑，開得太大。鈔票算了，那鑽石戒指是我太太的東西，要值二千多，找不着，家裏是要發生風潮的。桃枝道：不用說，你們追到我這來什麼意思？她是賊，我是窩家。萬有光拱手

笑道：言重了。我們到她家去了兩趟，她此刻沒回家，你說奇怪不奇怪？我們想，丟了東西事小，不要再出意外，不知道你可知道她還有別的地方可去嗎？我們追問她母親兩次，她母親大有和我們要人之意了。桃枝道：既然如此，請坐下來說。萬柏二人進了房，後面洪省民也跟進來了。桃枝道：我孀娘不舒服，早睡了，我一人坐着無聊，也睡了。剛要睡着，偏是你們就來了。柏正修喊道：李二奶奶，不舒服嗎？隔壁屋子的小香，正坐在牀上聽了這話，只是抖，太湖既不敢滅電燈，又怕別人在門縫裏張望。見小香兩眼發呆，便輕輕按着她躺下，自己也和衣躺下，扯了大被，和頭和腦，將二人一齊蓋上。不料那邊卻有人敲着門道：李二奶奶，怎麼樣了？小香一想，糟了，這要讓他們撞進來，和一個男子同睡着，成什麼話。心中想着，身上只管抖，抖到最後，連牙齒嘴唇皮子，一齊顫動。太湖被她震動得都有些不能忍受，只得兩手將她攔腰一抱，緊緊的摟着，免得震動牀架響。那邊桃枝道：病人睡了，對不住，請不要驚動了。柏正修在門縫裏望了一望，見果然是蓋了被睡着，也就不作聲。便回身向桃枝道：你看這事要命不要命？我丟錢，秦家丟了人。桃枝微笑道：你真信茶房的話，是小香去了嗎？幾點幾分到的，幾點幾分走的呢？柏正修道：進去大概是十點五十分，出來沒有看見。桃枝道：哦！原來如此，她穿的是什麼衣服？柏正修道：這個倒沒有問。大概總是我們一處吃飯的那件新衣服，是綠色的。桃枝道：你再回去問問茶房看，能斷定是穿綠衣服的人去嗎？至於那花綢手絹，什麼人都有，那不能作爲是小香到了的證據吧？柏正修道：據李老板這樣說，你能反證小香不會去了。桃枝笑道：我老實告訴你罷！小香在被裏聽見這話，心幾乎跳到口裏來，桃枝又道：她是早有情人的了。這個情人，就是美化照相館的照相師，你們不信，我明天可以在他那裏找幾十張小香不同的相片來。今晚小香趕着唱完了戲，就和那照相師到清涼山夕照寺，他們私下的祕密別。據我所得的消息，他們爲了經濟的壓迫，怕小香的母親爲難，只好私自結婚。這個時候，或者是他們的洞花燭夜了。太湖在隔壁聽了這話，按住小香的兩隻手，竟忘了鬆開，只是呆聽着。小香卻沒有聽得一般，依然是抖。柏

萬洪三人聽了這話，似信不信，面面相覷。桃枝笑道：「柏先生若疑心我這是假話，你不妨追到清涼山去看看。不過除了他們的父母，別人是不能干涉他們雙宿雙飛，設若他們見怪，那你們自己，只有碰一鼻子灰回來，可不能怪我。」柏正修道：「這裏到清涼山，要經過一大截荒僻的路，那個地方，簡直是鄉下。她唱完了戲，快十點鐘了。她能去嗎？」桃枝笑道：「愛情發起作用來，刀山都能上，怕什麼？何況她還有個他陪着呢？設若你不嫌費錢，你一早派人到夕照寺附近去守着，你看他們是不是在那地方出來？」桃枝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他們不能不信。萬有光道：「正修，你回去仔細再查問茶房罷。」李老板爲人，我們還有信不過的嗎？她既是這樣說了，我們就走另一方面入手罷。」桃枝聽着，心裏也很歡喜，以爲可以送他們出門，不料偏偏是這時候，卻有一個婦人喊着進來。桃枝大吃一驚，心想：要是嬌娘打牌回來了，那就糟了。

第二十二回

燈下話餘驚共消長夜

案中藏祕計對質公庭



來這個婦人，不是孫氏，卻是小香的母親劉氏。她一腳踏進來，看到屋子裏這些人，也是一怔，他們還沒有回家，究竟女兒作了什麼事，要他們如此追求呢？桃枝見是她來了，倒

放了心，便道：「你老人家是來找小香的吧？」劉氏道：「這樣夜深，她還沒有回去，偏是這位柏先生又有事要找她。李老板，你知道她到那裏去了嗎？」桃枝道：「他在六朝居比我先走，我那裏知道？」劉氏道：「她平常晚上出去，總要告訴我，我是到什麼地方去的。這一回，她不作聲就溜走了，怪不怪？」桃枝聽了這話，眼望着柏正修三人微微一笑。劉氏道：「李老板，你知道我小香究竟惹下了什麼禍事嗎？怎麼柏先生追究她，追究得很厲害呢？」桃枝道：「其實是不相干的事，今天請你老人家不要問，過兩天你自然明白了。」劉氏自沉吟了一會子，對大家望了一望。柏正修向大家看了一遍，又望着萬有光道：「老萬，我看這事內容複雜得很，今天業已夜深，不用鬧了，我們回去罷。」萬有光一

推門就看到桃枝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早就想走。現在柏正修自動的說走，自是極端的贊成，他首先便站起來了。桃枝笑道：歌女家裏，夜深也不便挽留貴客，我赤了腳還沒穿襪子，恕不送了。柏正修自也只好走着，洪省民卻始終不說什麼，跟着走了。桃枝一直聽到外面有汽車開走之聲，心裏纔放下了一塊石頭，本來屋子裏一男一女，可以放出來的了。現在有小香的母親在這裏，將李太湖放出來，自己可擔任着一分不是。而況李太湖是要面子的人，未必肯出來。因之對劉氏道：我孀娘打牌去了，她倒鎖了門出去……說着，聲音故意還大些，走到內屋門邊，重重拍了兩下。屋子裏的小香，知道柏正修走了，止住了抖，已坐起來。李太湖聽得清楚，知道小香的母親已經來了，再三的向小香做手勢，請她不要出去。小香也聽得桃枝在外面說，這屋子是空房，而且又拍了幾下，那意思就是不要人出去了，只得呆呆坐着，太湖睡在牀上，卻死也不肯起來。只聽得劉氏在那邊問道：看柏先生那神氣，好像是說，小香拿了她的什麼走了，幾乎連我都放不過，李老板知道是什麼意思嗎？桃枝道：大概總是這一類的事情。但是你暫時可以不問，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和你支開去。現在夜深了，你可以回去了。劉氏道：你孀娘不在家，我和你作伴，陪你睡一晚罷。桃枝笑道：那倒是很好。但是小香回去了，打不開房門來怎麼辦呢？劉氏道：不要緊！我的鑰匙交在鄰居那裏，她可以拿去開門的。桃枝笑道：不怕人家偷東西嗎？劉氏道：有什麼給人偷？無非是些破破爛爛罷了。桃枝一聽，這可急了。若是把他兩人關在這裏一夜，那是一個大笑話。自己心裏這樣躊躇着，表面上還是怕劉氏看破，依然裝出笑容來道：對不住，我是喜歡一個人睡的。劉氏笑道：我早知道你是個不願意我同睡一牀的，我找把鑰匙來，打開門，我到你孀娘屋子裏去睡罷。桃枝道：有鑰匙我不會早打開門，去滅了燈嗎？你真有這好意思陪我睡，你就撞開門進去罷。劉氏心想，那個歌女，也不免有她自己的祕密，既是她不肯讓我進去，我又何必為難？便道：我和你說得玩的，我坐在這裏等一會子罷。我剛纔來的時候，有一名警察跟在我後面，好像是很注意我，我再坐一會子，等他走了再回去。免得在路上受他的盤問。

桃枝道：什麼？有警察跟你。劉氏道：可不是嗎？我倒吃了一驚，我成爲一個賊了。桃枝道：那也難怪，夜半更深，這些人來來去去，也難怪警察注意了。劉氏本來有些膽怯，經桃枝這樣一說，她更是不敢出去。坐着又談了一會，直等着時鐘敲過兩下響，劉氏道：我來了。這樣久，大概是警察不會等的了。我走罷。桃枝道：我也讓你們糾纏得可以了，我也不必假客氣，說什麼再坐了。這句話，分明是催劉氏走，劉氏不好意思再坐，就起身出門去了。這個時候，旅館自然是關上了大門。劉氏出去，將各重門開着一路響。桃枝等門關着響了，然後纔笑道：隔壁屋子裏二位，現在可以大膽出來了。李太湖就首先搶着開了門走出來，手上捏了一塊手絹，還不住的揩汗。笑道：今天晚上，這是一臺什麼戲？真合了那句俗話，煩惱皆因強出頭了。桃枝道：現在你要回去，我也不讓你走了。你想，這時候一個年少的男子，由我屋子裏走出去，門口的警察抓着了，他能干休嗎？太湖道：不能回去怎樣辦？你太吃虧了。小香接着道：你還說笑話，我嚇掉了魂。她一面說着，一面用一手不住的去撫着頭髮，斜着靠了牀站定。桃枝道：事到如今，只有啞子吃黃連，苦在肚裏了。你還緊鎖兩個眉頭作什麼？李先生呢，屈居在我孀娘牀上一夜。你呢，和我同牀共枕。說着，嘻嘻的笑了。小香一隻手扶了額頭道：好姐姐，你給我想點法子罷，這事怎樣了結呢？桃枝道：我說的就是法子。到了明天上午，你大大方方的回家去，就讓李先生一早到夕照寺去一趟，在那裏安好了伏筆，說你二人，昨晚住在他們那裏。只是一層，這事不打官司便罷，若打官司，你要承認你們已經結婚了。太湖呵呀了一聲，伸手搔着頭髮。桃枝道：覺得這話奇怪嗎？太湖笑道：剛纔這一幕趣劇，本來就是從權的意思，再要向下說，我可不敢。我想秦老板對我自然可以原諒的，但是她令堂，她會疑心我。桃枝笑道：你不是說無論有什麼犧牲，都在所不計嗎？說着話，看看小香的样子，還有點怒色，淡笑一聲，也就不說了。太湖見棹上擺着有香煙，拿起一根，坐在一邊慢慢的抽。桃枝見小香還呆站着，用手拍拍牀道：怎麼樣，你們打算混我一晚不睡嗎？我犯了什麼法？小香用手扶着頭，眼淚要流出來，無精打彩的道：你想，我心裏像火燒一樣，睡得着嗎？於是三

人都默然無話可對。大家又坐了一會，還是桃枝先開口道：「大家都不要睡，我也沒有法子。我抓些瓜子來嗑着，大家解解悶罷。」於是打開櫥抽屜，抓了兩大把瓜子，放在棹上，對太湖招招手道：「吃一點嗎？」孤男寡女，同坐一房，有點心猿意馬吧？說着，哈哈笑起來了。太湖也覺無聊，手上抓了幾粒瓜子，開着她這房間後面的窗戶，向外看了一眼天色。只見上面有星光，下面也有星光。原來這旅館的後方，正靠着秦淮河。夫子廟臨河的房屋，不少窗子外便是水的。這窗子外，有一小塊空地，生着一棵矮樹，止有一隻無人的小遊船，繫在那裏。太湖看了一眼，也沒作聲，依然把窗子關上。又坐了一會，對桃枝道：「我要出去一下，請你輕輕的和我開了門。」桃枝以為他要方便，就指示他向後面去。太湖輕輕的道：「你們睡罷。」桃枝也沒留意他這話，依然在屋子裏等着。不料等了整二十分鐘，不見他回來。桃枝道：「這奇怪得很，怎麼出去如此之久？」於是開着窗子向外一看，那裏有人，同時在窗子外的一隻小遊船也不見了。桃枝道：「這人很不錯，他怕我們不睡，偷着撐了船走了。我們不要埋沒他的好意，睡了罷。」於是關起了房門，自睡覺了。二次日醒來，已是十一點多鐘了。桃枝尋出一件舊衣服，讓小香穿了。先走出旅館，四週看了一眼，見並沒有可疑的人，然後叫小香回家去。小香把所有的東西，都很放心的存在桃枝這裏，然後垂着頭，趕快的走出旅館來。還沒有走多少路，就聽到身後有一陣很急促的腳步聲，回頭看時，是李太湖來了。小香想起昨晚的事，不免臉上紅了。太湖走向她的身邊，輕輕的道：「秦老板，你放心回去罷。我一早到清涼山去了一趟，把腳步都安好了。你只說昨晚和我到夕照寺去過了一夜，別的一概不知道就行了。甚至乎鬧到法庭去了，你也這樣說，於是把口供都預先告訴了她。小香不好意思說什麼，只點點頭。」太湖道：「你只管鎮靜些，不要害怕，我送你回去罷。」小香也不作聲，由他伴送到自己大門口。小香還不曾進大門，劉氏卻和柏正修，同了兩名警察一路走了出來。太湖看到兩名警察，情知不妙，也就站了不走，看他如何辦。劉氏先開口道：「小香，你昨天晚上那裏去了？這個柏先生找你，有事要和你說。」小香聽了這話，如何不心跳？太湖便搶上前道：「昨天晚上的

事嗎？這不能怪她，完全是我的錯。柏正修見他也是穿的一身西服，並不像個下流人。對他望着問道：是你的錯，你姓什麼？太湖道不錯，一切責任我都負了，和秦老板沒事。警察道：既是他承認負責任，把他一塊兒也帶去罷。太湖道很好！我們這件事，總也要見見官纔好。說着話時，不住的向小香丟着眼色。小香見他挺身而出，料得他是要依計行事。事已至此，怕也無用，便對警察道：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決計不跑，街上走得難看，讓我坐車到區罷。警察一看都是些體面的人，於是讓原被告一共四人，一路坐車到區。區長略微一問，事關刑事，便轉送到法院去了。在法院裏審過了一堂，小香有竊盜的嫌疑，太湖又有誘姦的嫌疑，免他二人串通口供起見，結果是羈押起來了。過了五天，偵察已畢，檢察官起訴，法庭傳齊了人證，於是開庭來審這件案子。原告席上是柏正修，被告席上是秦小香、李太湖、秦劉氏，證人席上是李桃枝、于水村、萬有光、金老板、高升旅館茶房、垂楊旅舍茶房、美化照相館伙友。法官法警各入了席次。法官先傳原告問了姓名、職業，和事實的經過，問你何以知道你的東西是小香偷了？柏正修答：我約了她十一點鐘到旅館去談話，在十點半鐘，大門口的茶房，看見她進了旅館，我牀上還有一條女子用的花綢手絹。我想那個時候，除了她，不會有第二個女子進我的房。問：丟東西的時候，你在那裏？答：我在萬有光房間裏。問：你回房來什麼時候？答：十點五十分。法官道：好，你退下，傳證人萬有光。萬有光由證人席上走出來，站在案前的欄干內。問過了姓名、職業，問道：你們那天吃晚飯的時候，約了秦小香，有一點到旅館去談話嗎？答：是的。問：秦小香去沒有去呢？答：我不知道。因為十點半至五十分，我在自己房間裏。問：那條花的綢絹，你能證明是秦小香的嗎？答：不能證明。萬有光退下。傳高升旅館茶房。法官問：那天你看見秦小香到旅館去的嗎？答：十點三十五分的時候，看見她去。問：穿什麼衣服？答：穿綠色的旗夾衫。法官指着被告席上的秦小香道：不是她身上這件紫色旗衫？答：不是。法官問：假設是她到旅館裏去了，也許她進別人的房間嗎？答：也許。茶房退，傳桃枝。問：小香在茶樓上清唱之後，什麼時候走的？答：不會留意，但是不會出十一點鐘，因為十

一點鐘以後，我也走了，她走在我前。問小香和柏正修的感情如何？桃枝答：推事明鑒，一個歌女和一個茶客往來，感情這兩個字，還用得問嗎？法官聽了這話，微微一笑。問小香爲人品行怎樣？答：法官，我也是一個歌女，歌女當然是沒有什麼身分，也不至於作賊。法官摸了一摸鬍子，笑起來了。桃枝退下，傳被告小香。問：那天晚上十點鐘以後，你到那裏去了？答：我出了六朝居的門，遇到李太湖，他要我散步，我跟着到夕照寺的梁家去了。問：梁家有些什麼人？答：主人翁病在醫院裏，他太太也在醫院裏。到的時候，有他寄居的朋友于水村在那裏。問：什麼時候到梁家的？答：約莫十二點鐘，因爲路太遠了，我們是走去的。問：李太湖要你到梁家去，事先說明了沒有？答：是說明了。那末你們是和姦？小香低了頭，半晌沒作聲。法官問：你們有過姦情幾次？答：一次都沒有。問：胡說！沒有姦情，何以夜深到梁家去寄宿？答：但是……問：但是什麼？答：我們不是姦，我們是夫妻。問：你們是夫妻，正式結婚嗎？答：沒有。因爲家庭通不過，就很簡單的祕密宣佈結婚了。問：宣佈結婚對誰宣佈？答：就是這位于先生。問：在什麼地方？答：在清涼山翠微亭上。問：什麼時候？答：就是那晚前一天的上午。問：這是不合法的，你知道嗎？答：知道。但爲了愛情的原故，望法官原諒。小香退下去，傳太湖。問：那天你爲什麼把秦小香帶到梁家去？答：因爲我愛她。問：她不是你的妻嗎？答：是……說着，他頓了一頓，回過頭望了小香一望。那個是字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問：既是你妻，你爲什麼不答應是你妻該同居？卻答應是愛她？答：推事，我不應該愛她嗎？法官笑了，法警笑了，全法庭的人都笑了。太湖站在欄干邊，倒低了頭，手只撫摸着欄干。問：你住在梁家是誰開的門？答：是我的朋友于水村。問：還有別人知道嗎？答：夜深了，其餘的人未起牀，但是我到那裏去是公開的，並不瞞着人。太湖退，傳于水村。問：你要說公道話，你是全案最關緊要的一個證人了。你知道李太湖和秦小香是什麼關係？答：我知道他們由朋友變成夫妻。問：他兩人很有愛情嗎？答：秦老板愛不愛李先生，我不知道，若說李先生對於秦老板，是愛到死而無怨。問：你何以知道？答：我和他各愛一個歌女，共謀進行，所以彼此的心事都不相瞞。問：他成功了，你呢？水村

略側着身子，由桃枝那裏望到萬有光那裏。然後躊躇着答道：設若這個問題，對於本案沒有什麼關係的話，我請求庭長不問我。法官點頭微笑。被告和證人席上，這時你偷看我，我偷看你。問：就不問罷。那天太湖小香去了，你何以開門容納？答：太湖原也是寄居朋友之一，他在那裏有房間。他帶了他的愛妻去度蜜月，我一個第三者，有什麼法子不容納？推事明鑒，就是那天晚上，推事是我的話，恐怕也不好意思讓他們跑回夫子廟吧？全法庭的人，哄堂大笑起來了。水村退下，傳劉氏上去問話。問：那天晚上，你女兒什麼時候走的？答：在六朝居唱完了戲，就沒有回來。問：她唱戲的時候，穿什麼衣服？答：穿綠色的旗衫。問：她回來的時候，何以穿着身上這件紫色的衣服呢？答：她唱戲不紅，衣服少，好的捨不得穿，只要唱完了戲，她就換下來的。問：她在那裏換的衣服？答：我不知道。傳小香問：你在那裏換的衣服？答：我先帶了舊衣服，交給一個茶房老劉，唱完了戲，我在他手上拿了衣服，穿着走了。問：這樣說，你是有心和太湖出去住宿的了。不然，何以不回家換衣服呢？答：是的。小香退下去，傳劉氏問：你的女兒和太湖交朋友，你知道一點嗎？答：我只知道他們彼此認識，別的不知道。我不能讓我姑娘嫁他這一個窮光蛋，我告他。法官道：你告他，那是另一件事，現在問不到。不過你女兒供是二十歲，李太湖供是二十六歲，他們已經可以婚姻自立了。他們除是手續欠缺一點，只要他們自己承認是夫妻的話，父母也是無法反對的。說着，傳原告，還有什麼話說？沒有。柏正修請的律師便道：被告秦小香雖然是說那晚在夕照寺，但是李太湖是她的愛人，于水村是她的朋友，也許有人從中串通一氣，預先商量好了供詞，做好了證據了。法官道：也許兩個字，法庭上是不適用的。你還有別的證據嗎？法庭上的義務律師也起立道：原告以莫須有罪名，加到一個弱女子身上，本來不對。而况李太湖不過挺身出來爲秦小香作證人，將他告了，更是誣告。法官宣告辯論終結。因對李太湖道：你僅受了幾天拘留，你是很值得的。說着，微微一笑。又對秦小香道：柏正修告你，並非有意害你，只是他的證據不充分。法庭是要照證據判案的。又對柏正修道：你既然是捧歌女的，花個三千二千當然也不在

乎，對於你所捧的人，似乎不必如此追究了。至於在法律上說，你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約歌女到旅館裏去會話，你就有誘惑的嫌疑。我看你是看破一點罷。說着，被告着交保回去，聽候宣判。於是這一幕變幻不測的戲劇，算是告終了。

第二十三回 不作夫妻何須假兄妹 果爲藝術自有好評章



一堂案子，審過三天之後，法庭宣判了，秦小香李太湖宣告無罪，原告和證人，要得結果，來他涉訟以後，美化照相館因他押在拘留所，已經另聘照相師了。在取保出庭以後，太湖終日悶坐在家裏，不會向夫子廟來，和小香桃枝，都沒有談過話。這時他又要走，小香看了不過意，就對他招了一招手。太湖一腳本已踏上車去，於是望了小香，那一隻在車子下的腳，卻提不上去。桃枝站在小香邊下，用手輕輕推了她一下，笑着低聲道：傻瓜，你還不上前去。小香只得緩步走向前，對太湖道：我娘不告你了。她這聲音也是極低，除了太湖，不會有第三個人聽到。水村站在他身後二三尺路，也沒有聽到呢。原來水村幾次遇到桃枝，都只一微笑一點頭，不會說什麼。桃枝心中冷淡，也就只一微笑一點頭，並不說話。這時小香和太湖在一處說話，他倆倒少不得打了一個照面。太湖聽了小香的話，笑道：那多謝令堂了。小香道：我這案子沒了，還有幾句話，想和你說一說，你能到我家去一趟嗎？太湖道：還有什麼事未了呢？小香道：當然是有，你能不能去一趟？太湖聽着心裏有幾分明白，禁不住要笑出來，然而回頭看水村時，已經不知所在了。小香以爲他不好意思到她家裏去，便道：你不到我家裏去也可以，到李老板家裏去坐坐總行吧？桃枝先看到水村在這裏，鼓着臉，笑又不是，哭又不是。現在水村走了，她就跑了過來，向太湖笑道：李先生，你這人太老實，有了這樣的好機會，你爲什麼還不追蹤直上？你若

是不好意思到小香家裏去的話，來罷，就到我家裏來罷。說着，就對車夫道：你拉着跟我們一塊兒走。於是她和小香坐着車子，直回垂楊旅舍來。到了旅舍門口，桃枝回頭對劉氏笑道：你先回去，回頭我給你的回信了。太湖聽了這話，不覺望了小香笑，小香也就低了頭。大家走進桃枝的香閣，連桃枝的嬌娘孫氏，也出來招待一頓，連說李太湖爲人真好，是個有情有義的朋友。太湖心裏，十分的快樂，覺得這一場犧牲，總不算白費事，由假夫妻換得真夫妻了。桃枝見他兩人對坐着，只是喝茶抽煙，都不開口，便道：說不得了，又只有逼着我出面了。李先生，我今天有兩件事要和你商量。第一件就是這隻戒指，和那一百二十塊錢還存在我這裏，我們應當怎樣處分，還是送回人家呢？還是捐到慈善機關去？太湖道：這個，我不管，隨便你們辦，與我有什麼相干呢？桃枝點點頭，微笑道：和你不相干，你就不管了。第二件是小香的母親，在法庭上所說的話，很對你不住，但是這也是一種做作，要這樣，法官纔相信你所說秘密結婚的話了。特意和你道歉。太湖搖頭道：那都用不着。我又不是三歲歲兩小孩子，我有不懂的嗎？那天晚上，我們商量好了的口供，我就當一口咬定，死也不變，至於將來有麻煩，我本在意料之中。秦老板令堂能原諒，那就好極了。桃枝道：不是原諒兩個字能解決的。現在法庭上一對口供，報紙上又登了出來，人家都說你們是夫妻了。你們兩方面有一方面不承認，這案子就要翻過來，而且連證人都要犯罪，最好是你二人弄假成真，也不枉我這個紅娘一番撮合之功。太湖笑了起來道：呵！小香坐着，低了頭，兩手按了膝蓋，把一隻鞋尖，在地板上亂畫着。桃枝道：話雖如此，不過這裏面有許多困難。你知道，小香是很窮的，她怎能脫離歌女的生活。我想李先生決不讓自己的夫人出來當歌女。她母女兩人……太湖的臉色，立刻振作起來，便將胸脯一挺道：李老板，你不用說，我完全明白了。我李某人挺身而出作這事，完全是一番好意。若藉此邀功，就要挾制秦老板嫁我，我還成了什麼人？在堂上說的話，那不過是一臺戲，秦老板又何必介意。桃枝笑道：李先生，你不要發急，我是極願你們弄假成真的。老實說一句，若是那樣辦，恐怕將來的痛苦，會勝過快活。我也是

把人生的愛情看透了。凡事聽天由命，真有些強求不來。你愛小香，我們見面的那一天，我就知道。小香以前對你是無所謂。有了這一件事以後，她是很感激你的了。不過愛情是愛情，感激是感激，我的意思，你二人倒不妨稱爲兄妹，以後常來常往，等到小香不受經濟的壓迫，不必唱戲了……太湖也不等她再說，連連搖着手道：不敢當，不敢當！桃枝道：什麼不敢當，恐怕是當歌女的有點攀交不上吧？孫氏招待過後，原避到她自己屋子裏去。這時搶了出來，笑道：這件事真得了李先生啦，不然是跳到黃河裏去洗不清。她們母女不報答你一點，心裏怎過得去？結拜兄妹，這就很好，將來也可以讓你這位妹妹恭敬哥哥一點。她所說的，更是無精彩，無秩序，聽得更是不耐煩。太湖便笑道：若是這樣說，我更不敢當，從今以後，不要談這件事了。我告辭。桃枝站了起來，向房門口橫手一攔，笑道：我們的話，沒有說完，我自己還有幾句話問你。太湖道：李老板有什麼事，快問罷。我急於要回去趕午飯吃呢。桃枝道：于先生的畫生意怎麼樣？太湖道：倒霉的人總是倒了霉的，又賣不動了。桃枝點了點頭微笑道：原來如此。有一位莊稼人家的姑娘，天天還上你們那裏去嗎？太湖道：去的人家真是一位天真爛漫的姑娘。城裏人有城裏人好處，鄉下人有鄉下人好處。桃枝道：你贊成鄉下人嗎？太湖笑着點了一點頭道：大概是那樣吧。天鵝配天鵝，癩蝦蟆配癩蝦蟆，這是最公道不過的事了。說着他擠着出房門去。秦小香要站起來送他時，早已不看見他的人影子了。桃枝歎了一口氣道：也難怪他不高興，但是他那裏想得透呢？小香始終不曾作聲。現在說話了，卻道：事到如今，總不能再怪我們了。桃枝道：哎！怪你又怎麼樣？那還不是白怪嗎？事完了，你可以回去了。放在我這裏的東西，我自有的法子和你送回去，你就不必管了。小香這時乾了一身汗，對於桃枝所說，完全送回的話，又有點猶豫，便道：我想還是把那隻戒指捐到紅十字會去罷。至於那些鈔票……桃枝笑道：怎麼樣分了罷。哎！爲了銀錢，弄得這樣一塌糊塗，你還看不開呢。說着，臉色一正道：既是如此，這些東西，是你把名譽身體換來的，你就拿去罷，以後我們姊妹見面，不必說話了。小香低了頭道：不是我貪那些東西，實在爲……我不

說了，你不要見怪，我回去了。說着，她忽忽的就走了。桃枝和她嬌娘，又着實議論了一番，孫氏雖覺得桃枝過於執拗一點，然而在理上說，她是有理的，也只好算了。到了次日上午，桃枝卻接到太湖寄來的一封信。那信道：

桃枝女士芳鑒：此次小香女士事變，鄙人一時憐其愚妄，出面爲之作證，雖對社會言，不免獎勵作惡，然而爲以往愛惜小香起見，失之於正誼者，猶可求得愛情上之安慰於萬一，好在失竊者囊有巨金，此區區損失，原無礙於其事業也。鄙人求心之所安者，既已得之，更復何求？昨聞女士言，鄙人如不與小香女士結婚，恐爲社會所不許，若與小香女士結婚，又無力養其母女，勉強促成，後患何堪設想，女士謂將來樂不敵苦，鄙人固已知所擇矣。至於兄妹二字，言之未免可笑，小香女士，何必要此一兄，鄙人亦無須添此一妹，畫蛇添足，當知所止。若以鄙人在京爲礙事，鄙人孑然一身，四海可家，對此冠蓋懂懂之區，實此無所戀戀，發此信時，鄙人已登車赴滬。請轉告秦女士，前途無量，好自爲之可也。餘心照不宣，卽祝

進步！

李太湖手上

桃枝將信看完，心想，他不寫信給小香，倒寫信給我，這或者爲了小香不認識字的原故。但是這信對我，似乎也並沒有什麼好感，難道我也得罪了他不成？這且不管，既是他爲着小香躲開了南京，這犧牲更大，也可見得他正是愛小香。有這種好人，失掉了總是可惜。這樣想着，立刻就到小香家裏來，把信解釋給她聽。小香聽了，只是默然，許久，纔問一聲道：他要到上海去，能找着事嗎？桃枝道：他信上說到上海，未必就是到上海。若說在上海找事，那難說。有許多有本事的人，在上海找不着，一飽，又有許多沒有本事的人，在上海發大財，所以這很難說，是看機會而論的。小香道：設若他找不着事，倒是我害了人家。桃枝道：這算你說了一句良心話。但是爲女人所害的，也不只李太湖一個，你倒不必心裏難受。像他這種人，既有良心，又有本事，也不至於就沒有飯吃。小香道：你是知道的，並不是我不嫁他……桃枝皺眉道：我們自家的事，大家都知道，還用得着洗刷嗎？小香一句話，就被

她攔頭一棍，打了回來，這也就無可說的了。桃枝將信交給小香道：「留着罷，作個好紀念品。總要忘不了人家，纔對得住人家呢。」說畢，桃枝自回家來。這天晚上，小香又恢復了工作，登臺清唱。她這一件案子，本已轟動了社會，大家聽說秦小香登臺，大家都要看看她是何種態度？所以這晚，六朝居的茶座，上得很好，只是沒人點戲而已。這天茶座上，萬有光也來了，可只是他一個人，並無別的朋友。桃枝唱時，他點了十個戲，順便和接錢的老劉遞了一個信，說是今天有點事要到旅館裏來看她。桃枝一想，自從鬧了這場官司，他也有好幾天不會上座點戲了。今天一人前來，一定有點原因，因之回家先預備好茶煙，專等客來。到了十一點半鐘，萬有光從從容容的來了。桃枝還不會起身招呼，萬有光早是連連作上幾個揖，笑道：「受驚了，受驚了。」桃枝笑道：「我受什麼驚？只是把你們這有身分的人拖上了法庭，有點對不住。」萬有光道：「我本來想看看這案子怎樣了結，再說爲朋友也就顧不得許多了。」說着，坐在椅上，用手拍了大腿道：「李老板，到今天，我知道愛情這樣東西，真是各有緣分，只要是無分的話，金錢也罷，性命也罷，名譽也罷，總是換不來的。」桃枝笑道：「萬行長什麼事受了刺激，又發牢騷呢？萬有光道：「你說愛情要金錢買罷，有許多人花錢是買不到的了。你說愛情不要金錢買罷，那位李先生，那一樣配不上秦老板，而且這回陪了她打官司，陪了她受拘留，結果是一怒而走。那李先生沒別的短處，就是少了兩文而已。」桃枝倒了一杯熱茶，遞到萬有光手上，笑道：「這真是料不到的事，財神菩薩會替窮鬼打抱不平。」萬有光端了茶杯，昂頭一飲而盡，兩手捧着空杯子，向桃枝作了一個揖，笑道：「我這幾句好話，不會白說，馬上得了獎賞了。自己起身將茶杯子放了，卻另用茶杯子斟了一杯茶放在棹上，表示回敬。」桃枝看到，沒說什麼，只微笑了。因問道：「你何以知道李太湖一怒而走？」萬有光道：「我昨日下午，到下關車站送客，看見他帶着行李登車，豈不是走了？我看他同陣有兩個朋友送他，談話之中，總是罵女性去安慰他，這豈不是很顯明的失敗而去？」桃枝笑道：「哦！罵女性去安慰他，有罵我的沒有？」萬有光道：「這件事也關涉不到你頭上來，爲什麼他們要罵你？」桃枝昂着頭想

了一想，笑道：能不罵我就更好，我心裏這樣想着，他們或者要罵我的。這個且不談，我問你，我所託你賣的畫，現在怎麼樣了？萬有光笑道：說起真慚愧，這幾天有了柏正修的訟事，沒有工夫去拉朋友，只賣了兩張，收到一百塊錢，我沒有帶來。桃枝道：不必賣了，我這位朋友，他不等着錢用了。萬有光抱着拳，連拱了兩下，笑道：這實在是我不對，把這事大意了。但是三天之內，我決可努力賣去幾張。桃枝眉一揚，笑道：老實告訴你，這個朋友，現在和我翻了臉，我不和他幫忙了。所以這些畫，我也原璧退回，不和他幫忙了。萬有光笑道：這件事很奇怪呀，以前你對於那位朋友那樣幫忙，現在忽然和朋友翻起臉來了，是什麼原因呢？桃枝昂着頭，出了一會神，笑道：原由嗎？這也可以不必問了。你想，男女之間，好到極點，忽然又壞到極點，這豈是簡單的原因，當然是爲了很重大很複雜的愛情問題。萬有光看看桃枝的臉色，似乎這倒是真話，便笑道：若事實是這樣的，我就如釋重負了。桃枝道：這句文，我真懂得的，如釋重負，是好像肩膀上放下了千斤擔子了。我想那些畫賣得了也罷，賣不了也罷，這與你並無多大的關係，決不能爲了賣畫，你身上就負着千斤擔子吧？萬有光道：雖不是爲了這個，其實也不能不說就是爲了這個。桃枝哈哈一笑道：大概萬行長認爲他是你的情敵。其實就是沒有他，你也不容易得着我。明天你什麼時候在旅館裏，我要到旅館裏去，把畫稿子拿回來。萬有光想了許久，纔答道：我的汽車在門口等着，你同坐我的汽車去拿回來，你看怎麼樣？桃枝笑道：你房間裏有鑽石戒指沒有？仔細丟了，歌女是不能讓她進房的，你還是明天等着我罷。萬有光知道桃枝脾氣的，既然如此，也就不敢多說，別惹了更重的嫌疑，約了明午十二時相會，便告辭回旅館去。到了次日正午，桃枝到高升旅館去赴約，萬有光的房門，大大的敞開，笑聲達於戶外。桃枝走到門外，卻向後一縮。萬有光連忙走出房來，向她招着手道：李老板快來，有一位老太爺要會你。桃枝聽說，走進去一看，有個蒼白鬍子的老先生，頭戴瓜皮帽，穿着棗紅的夾袍子，外套玄灰大馬褂，鼻梁上加着大框眼鏡。手上還拿了一把湘妃竹的摺扇，真有些古道照人。萬有光就笑着介紹，這是嚴正心老先生，他

的大令郎是嚴部長，你知道嗎？桃枝點頭道：原來是嚴老太爺，失敬得很。嚴正心摸了一摸鬍子，望着她笑道：聽說萬行長這裏收的許多好畫，都是你朋友的，我看了一看，實在不錯，很想買他兩幅。但是萬行長說，你已經不肯賣了，這是什麼原由呢？這樣好的畫，讓他埋沒了，實在可惜。桃枝想了一想，還不會說話，洪省民和柏正修都進來了。見着嚴老先生，都恭恭敬敬的坐在一邊，不敢胡亂說話。嚴正心道：萬行長那裏收着許多畫稿，二位看見沒有？柏正修笑道：看見了。萬行長幫這位李老板的忙，一定要我出五十塊錢買一張畫，這未免強人所難。我覺得出一塊錢一張，也不值。嚴正心展開摺扇，在胸前緩緩撲了兩撲，撲得長鬍子飄蕩起來，笑着搖搖頭道：這話罪過！這些都是很好的作品呀！我畫了三四十年，我覺得遠近章法的巧妙地方，還不如他，我猜這是他學過西洋畫的原故。柏正修倒不料他是如此推崇，便道：東西雖不錯，但在老先生面前，總是班門弄斧。嚴正心搖搖頭道：不！我向來不知道用假話去恭維人。我並不認識這個人，也犯不上去恭維他。藝術這種東西，只要是好，不由你不心裏佩服出來。洪省民連連點頭道：對極了！我也是看到這些畫好，贊不絕口。桃枝望着他，抿嘴微笑。嚴正心道：既是說好，你怎麼沒有買一張？洪省民頓了一頓，陪着笑臉道：我原打算買一張的。柏正修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僵了，有點轉圜不過來，便道：那許多畫裏面，很有幾張好的，若是能挑選一下，五十塊買一張也好。嚴正心摸着鬍子笑道：柏先生也說好了。因回頭向萬有光道：藝術這樣東西，它自有它的真價值，遇到了識貨的，自然生出光輝來。豈二三俗人所能斷定它的價值呢？說着，手上搖着扇子，將頭搖了幾搖。他如此說幾句，不要緊，柏正修聽到，真個是芒刺在背，坐立不安起來。

第二十四回

作事有終解鈴還鑽石 懷才不遇困腹啜瓜羹



時一屋子人，各有各的感想。嚴正心是生氣，柏正修是害臊，洪省民是暗說僥倖，萬有光卻是高興，合了老太爺的眼光。只有桃枝一人，喜又不是，惱也不是，自己的眼光不錯，看

出于水村是個藝術家，只是現在他別有所戀了。縱然他的藝術出了名，與我又有什麼關係，我也只好白歡喜了一陣。因之他們說話，她反默然坐在一邊。嚴正心回轉頭來，就對了她笑道：這個人既是你的朋友，那很好，請你把他引了來，和我談一談，有機會我可以提攜提攜他，先是買他一兩張畫，我想這是和他沒有多大好處的。桃枝也沒說什麼，只是起了一起身子，說了一個是字。嚴正心道：這人姓什麼？桃枝想了一想，笑道：老太爺，這可對不起，他對我再三叮囑不許說出姓名來。我答應了他，無論如何，不告訴人。雖然老太爺是一番好意，但是在座的不止老太爺一個，必得等我問過他之後，他願意了，用不着我說，他自然會到老太爺面前來領教的。嚴正心端坐在那裏，摸了一摸鬍子，點了點頭，笑道：懂藝術的人，多少有些執拗脾氣的，不執拗那也不能算是藝術家。好罷，你就去對他說，我很器重他。我兒子雖是一個部長，不必管他，我不過是個老書生，又很喜歡畫，可以把我當個藝術朋友來往。桃枝笑道：老太爺這樣成全我的朋友，我一定把他引來和老太爺見面的。萬行長，你那些畫稿，今天讓我先帶回去罷。將來讓他出面和諸位講價錢，省得我經手了。嚴正心點點頭道：這是人家的心血，無論值錢不值錢，放在旅館裏，究竟不妥當，點清數目，讓她帶去也好。萬有光於是在衣櫥子裏將畫稿一大捲取了出來，當着桃枝的面，一張一張點着交給她。桃枝笑道：不是老太爺這樣說，我還不知道這些畫稿如此貴重，用包袱包了不大妥當，最好找個可以保險的東西，將它裝上。柏正修碰了嚴正心一個釘子以後，許久不好意思說話，現在有了機會了，便道：我有一個小的扁皮箱，騰出來讓你帶了去吧。桃枝道：那就很多謝，我正也有兩句話和你說呢。於是將原來的包袱，把畫稿包了，然後提着跟了到柏正修屋子裏去。到了屋子裏，桃枝順手將包袱放在牀上，在牀對面一張沙發上坐了。笑道：柏先生，這次的事情，我很對不住，我怎麼介紹秦小香這種人和你作朋友呢？柏正修歎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就不必提了，也許是我的錯。說着他拿了小皮箱子打開蓋來，就向牀上一倒，原來是些信紙信封，西裝的領帶，領結，袖圈，襪子，以及襯衫之類。在他這一倒之間，有兩塊現

洋和幾個鈕扣，滾着卜碌碌一陣響。桃枝的眼光，正滿屋子看着，心裏也就七上八下，正在想主意。一看到這種情形，連忙搶上前一步，伏在地板上，伸頭一望牀底下。柏正修道：「不敢當，不敢當！你讓我來罷。」桃枝見他如此說，也不必謙遜，就站了起來。在她站了起來之時，柏正修道：「伏下身子到地板上。」桃枝無意在牀上一坐，啣了一聲：「我坐到你的東西上來了。」說着，連忙走過去，依然坐到沙發上來。柏正修道：「不會注意她的行動，這時忽然也呵啣了一聲，怪叫起來。」桃枝道：「碰了頭了嗎？」叫茶房來找罷。柏正修道：「爬起來，突然一跳，手上拿着一個晶光奪目的東西，高高舉了起來，」笑道：「李老板，你來看，我的戒指找着了，你看怪不怪呢？」桃枝抿嘴微笑道：「你不要拿我開心了。」柏正修道：「真是找着了，你看，你看，說着，便將兩個指頭捏了一個鑽石戒指，送到桃枝面前來。」笑道：「你看，這豈不是我自己的戒指？」桃枝站起身來，接着戒指，托在手心，偏着頭兩邊看了一看，笑道：「戒指是不錯的，你不是有一對一樣的嗎？」柏正修道：「並沒有一對，就是這樣一個。」桃枝笑道：「這就奇了。」茶房天天是擦一次地板的，難道你這戒指落在樓板上好幾天，依然還在？」柏正修道：「不是落在樓板上的，一定是剛纔打開箱子，落了下來的。但是很奇怪，那天丟東西的時候，我分明記得放在枕頭底下的，並沒有擱到箱子裏去，而且這幾個箱子，我也是尋過好幾次的。」桃枝坐到沙發上，兩手抱了一隻膝蓋，笑道：「東西找到了，這又要讓你爲難一陣，倒查不出究竟是怎麼樣出來的？」柏正修道：「若照這情形說，一定是在箱子裏出來的，但是果然由箱子裏出來的，」茂那一百二十元鈔票，應該也在箱子裏，等我來尋尋鈔票看。」他說着，於是將倒在牀上的零碎東西，清理了一番，真是奇了他的話，那一疊鈔票，也在字紙堆裏找出來了。點一點數目，十元一張的，正是十二張，並不會少了一張。柏正修道：「手指上帶了戒指，手心裏捏了鈔票，坐在牀沿上。」另擡起一隻手來，扶着額頭，只管沉思着，心想：「難道那天我是把戒指和鈔票，都放在小箱子裏的，而且我也尋過兩遍，何以又尋不着呢？不用說，一定是我腦筋紊亂，放在箱子裏，自己忘了。」這兩樣東西從箱子裏倒出來，若是我一個人作的，還可以說是我又腦筋紊亂了，好在還有

一個人在一邊看見，這決不能說是幻術了。因望了桃枝道：不尋着這東西，倒也罷了。尋着這東西，我心裏更難過，我糊裏糊塗告人家一狀，這算什麼一回事？桃枝笑道：你不尋着，秦小香多少總有些嫌疑，現在水落石出：柏正修皺了眉毛道：水落石出，是水落石出了，但是我誣告好人，也就證明了。桃枝笑道：事情過去了，也就過去了，還提它作什麼？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決不會告訴小香的。柏正修紅了臉，真也不好說什麼。因為萬有光也跟着來了，桃枝將小箱子拿過來，放好了畫稿，說了一聲有擾，提着箱子，趕快就走出旅館來。雇了人力車，先不回家，一直就到小香家裏來。小香坐在一張靠窗戶的棹子邊，用兩隻手撐了頭，正望着天上出神。見桃枝提了一隻小箱子，忽忽進來，連忙站起來問道：你要到那裏去？桃枝且不答話，牽着她一隻手，低聲笑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那副累贅，我給你送掉了。小香低聲道：是那兩件東西嗎？你怎樣送掉的？桃枝道：我今天借了一個原故，到他們旅館去，我就把東西帶在身上，預備到了那裏，看事行事，等了許久，卻是沒有機會。後來柏正修他願意借箱子，我裝畫稿，我就跟着到他屋子裏去。他把箱子裏東西，倒在牀上，我把戒指鈔票，向字紙堆裏一塞，也就行了。偏是他掉了東西在牀下，我借着替他尋東西，把戒指藏在牀下，又假裝錯坐在牀上，把鈔票塞下去，真遮掩得一點痕跡沒有。你惹的這一樁禍事，總算完了。小香連點着頭道：謝謝你，但是你把這些畫稿又拿回來作什麼？你不是要和于先生賣了嗎？桃枝向門外看看，纔問道：你母親在家沒有？小香道：不在家，你有什麼祕密話，只管說。桃枝將小箱子放在椅上，向旁邊一張靠背椅子上靠了坐下，很疲倦的歎了一口長氣。搖了一搖頭道：我現在不知道要怎樣辦纔好。小香道：你肚子裏滿是春秋，怎麼倒會弄得沒有辦法？桃枝道：我的事，你自然是知道。我對於水村是從心眼裏愛出來，但是他不但不要我，而且還引了別一個姑娘，天天在家裏胡鬧，我愛着他，還有什麼意思？因把那天早上到夕照寺去遇到了了二香的話，說了一遍。小香道：真的嗎？若是真的，這個人也就太靠不住了。桃枝道：先是這樣，我還不怪他，總要向他問個清楚明白。你猜他怎麼着？他從那天起，

也不來找我。和你作證人的時候，和他見面多次，他也不和我說一句話，他和我先惱了。老實說，我也恨極了他，所以把拿出去賣的這些畫稿，我要拿回來，點一把火，把它全燒了，纔出我這一口氣。但是我今天會到嚴部長，老太爺說，他的畫實在好，要提拔他，要我介紹他見面。我若不介紹他吧？他那一個無生路的藝術家，有了這樣一個天大的機會，把他塞死了，我良心上千萬說不過去。我到夕照寺去找他吧？我又摸不開這面子。你說叫我怎樣辦？小香道：你幫我的忙幫大了，我就不能幫你一點忙嗎？這樣吧，我和你走一趟罷，看他怎樣說。桃枝道：你真能和我去嗎？說着，便站了起來。小香道：這也並不是什麼困難之事，去就去，還有什麼真假？桃枝道：你若是能去的話，那就好極了，不過我就這樣舒舒貼貼的軟下來，我有些不服氣，你走的時候，必得試他一試，看他對醋，要看怎樣吃法？吃醋的人，那纔見得愛情專一。小香笑道：你吃醋也好，吃醬油也好，我管不了這些事，你倒是告訴我的主意，我要怎樣去試他？桃枝偏着頭望了窗外的天，點着一隻腳，沉思了一會，笑道：有了，你只說我有病，病裏很念他，他得了這個信，纔不好意思不來。小香道：就是平常交情的人，聽到一個朋友害病，也不能不來敷衍一下，你說是不是？桃枝笑道：據你這樣說，倒是勾引他來了。今天是來不及了，請你明天一早去一趟，就是你娘知道，我想也沒有什麼關係。小香道：當然沒有關係，好在姓李的走了，她也很放心我去的。桃枝一撇嘴道：這麼大姑娘了，不放心又怎麼樣？說着，她就很高興的回去了。她心裏這樣的放心于水村不下，反過來在于水村一方面，他也是不放心桃枝的態度。他在這天上午，因去訪韓求是不遇，順路借着看朋友爲由，會到高升旅館去了一趟，要偵察萬有光的行動，偏是在這個時候，桃枝在樓上提了一隻箱子下來，水村一見她，立刻掉過臉去，看那水牌上的住客表。桃枝出門以後，水村纔回夕照寺梁家去。這個時候，秋山在醫院裏又出了一點雜症，費用更是擴大，秋華一時籌錢不出，只得把菜地，押去一半，那辦法，就是這一年之內，現在生長的菜，歸了

押主不算，菜割去之後，也讓別人栽種。所以事實上，也是竭澤而漁。依着于水村和莫新野，大可以全數押了，秋華一想，若是全押去的話，賓主之間，遇到斷炊，就一點出路沒有，因之只押了一半。兩個種菜的長工，也讓押主轉雇去了一個。一個長工挑菜上街所賣得的錢，實在不够三個男子吃喝。秋華陪着丈夫在醫院裏，又不知道家裏的窮狀，而且以為莫新野于水村是不會客氣的。縱然吃不飽，他也會找着來想法子。但是水村新野想着，梁氏夫妻受困在醫院裏，不能幫人家的忙，怎麼還能去找人家呢？因之早上睡到九點鐘纔起，把早上這頓飯省了，等上街的長工將菜送到市上批發完了，帶了米回來，然後再吃午飯。這天水村本因如此困守下去，不是辦法，所以一早去訪韓求是請他想個最後的法子。明知求人家幫忙，已不下六七次之多，連他都有點受累了，但是為一勞永逸起見，也不得不去找他一次。不料到了韓求是寓所，他已奉命出差到江北去了。回來之時，又碰到了桃枝，失意的人，加倍失意。早上只喝了一碗開水出去，又渴又餓，忽忽跑了回來，只見莫新野抱着琵琶坐在野竹林子裏草地上，綳吟綳吟，有一下沒一下的彈着。水村拿着草帽在手上搖了兩搖，皺了眉頭道：你還快活得起來嗎？新野提了琵琶站起來笑道：你苦惱，我也不快活。但是一點吃的也沒有，長工到現在又沒有回來，等得真是煩不過，所以我拿琵琶來彈着解悶。水村道：我們不是悶，是餓。彈琵琶可不能飽肚子呀！我們到廚房裏去找找，能找出什麼東西來，也未可知。莫新野擡起手來，在頭上自打了幾個爆栗，笑道：我這人真是不想不開，怎麼就不知道找一找呢？趕快回去放下琵琶，和水村一路到廚房裏去。長工不在家，旁邊這三間披房，就是冷寂寂的，廚房門敞開着，走了進去，那一個泥灶，仰着兩口空鍋，鍋底上有一點兒水，許多灶螞子，在鍋裏鍋外跑。灶口上倒堆了兩捆乾柴，可是打開碗櫥來看，裏面全是空碗，醬油香油瓶子，一律空着，只有一個瓦罐子，裝了一撮鹽，板上攔着一塊老薑，此外什麼也沒有。按板上有幾個大鉢大盆，有扣着的，有蓋着的，揭開來，都是空的。新野道：吃什麼呢？難道用水煮那一塊老薑吃？水村道：別忙，有糧食，也許不放在廚房裏，到長工屋裏去找找罷。

於是兩個人又到長工屋子裏找了一頓，也是沒有。最後找到上房裏去，在一個小瓷缸裏，找出了三四兩麵粉，這是秋山打漿子用的。水村拿着瓷缸，搖了一搖頭道：這真是羅掘均空了。只好等長工回來再說罷。我實在渴了，先燒一點開水喝罷。水總是不窮的。新野笑道：二香不來，我也是無聊得很，幫着你去燒水罷。二人同到廚房，新野擦乾淨了鍋，加上水，水村就坐在灶口前燒火。把水燒開了，又沒有茶葉，只好舀了一瓷壺開水提到大門口去，兩個人帶着茶杯在階檐石上坐下，各斟了一杯開水，捧在手上，向竹林子外的人行路看去。以爲那賣菜的長工總快回來了。不料等了又等，始終不見他的影子。水村急不過，背了兩手在菜地裏徘徊起來，忽然拍掌笑道：我們這種人，真是知二五不知一十，肚子餓了，只要是能吃的，什麼也可以充飢，何必一定等買菜買米的回來？你看這北瓜藤上，不是結着大小的北瓜嗎？我們拿一個去切了一煮，加上些麵粉，吃他個糊裏糊塗，豈不是好？莫新野笑道：我這也是餓瘋了。眼見有可吃的，倒不知道吃，真是怪事。說時，搶着在藤上摘下一個北瓜來，就向廚房裏走。二人到了廚房裏，依然是水村燒火，新野在鍋裏放下半鍋水，然後將北瓜削了皮，切方寸塊兒，放到水裏去，煮開了，鍋蓋縫裏透出那熟瓜氣味來，真是好聞。水村由灶下鑽出，滿頭是汗，拿了一條手絹子不住的擦着額頭，笑問道：熟了沒有？香得很，我嘗一塊吧。於是拿了一雙筷子來，掀開鍋蓋，在熱氣騰騰的當中，伸下筷子去，就夾了一塊起來，向嘴裏塞。這北瓜又熱又粘，放在口裏亂嚼一頓，然後纔嚥下去。新野笑道：那樣好吃，嘴快燙破了皮，你都捨不得吐出來。水村笑道：既無油，又無鹽，好吃不見得，不過倒有些甜味。新野道：現在既是能吃，再加些麵粉和鹽，一定是很可口了。水村聽着倒是笑了，於是拿了麵粉來，在鍋裏慢慢的洒上，新野洒着，水村拿了一雙筷子，就在瓜裏面亂攪。新野笑道：你攪它作什麼？水村笑道：你還不够有窮人吃北瓜糊的資格，這熱水裏加乾麵粉進去，若是不攪動，就會成生熟疙疸了。新野笑道：原來如此，你這個大藝術家，倒是知道吃北瓜糊的，畫賣不出去，你也不至於挨餓了。兩人說笑着，把這一鍋北瓜糊作熟了，復加上了鹽，然後熄了

穴各盛上一大碗瓜糊，到外面屋子裏去吃。兩人隔了棹面對坐着，各低着頭，筷子夾了瓜塊，接二連三的向嘴裏送着，剩下小半碗瓜糊，端起碗來，用筷子一陣扒，當湯一般，嚥了下去。新野笑道：「你吃得真快。說着，舉起碗來，也是向口裏倒。」水村道：「你吃得也不慢呀！兩個笑着，同到廚房裏去盛第二碗。這北瓜糊在未發明之前，大家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滋味？現在吃起來原來是這樣的又香又甜，以前真是失過了宇宙中間的一件大秘密。不到二十分鐘，兩人已經把一鍋北瓜糊喝完，長工還是不會回來。水村笑道：「我們也不要吃了，不管把鍋碗洗刷一下子吧？」新野笑道：「這長工先生若是從此不回來，那可害苦了我們二位藝術大家了。」水村笑道：「藝術大家怎麼樣？能吃北瓜糊，就應該洗刷鍋碗啦。」說着，二人都大笑起來。好在燒水煮飯，都是沒有幹過的事，今天幹個新鮮事兒，卻也別有趣味。但是把廚房收拾乾淨，天色已黑，那個賣菜的長工，依然不見回家，二人的晚飯，依然無着。于莫二人一來是吃過後，尚不十分餓，二來也懶得再下廚房，爲了免除肚子飢荒起見，早早的就睡了。

第二十五回

貧賤擇交難冷嘲熱諷

激昂變態易淺笑深顰



一天于莫二人，只吃了一頓北瓜羹，怕二次還要吃，早早的睡了。睡得早，自然起牀是很站定了，望着水村道：「先生，我真對不住你。昨天我賣完了菜，喝了幾杯酒，和人打了一架，打得遍身是傷，在區裏關了一夜，這纔出來。警察倒是好意，一早放了，好讓我作生意，但是我路都走不動，那裏還能作生意呢？」水村道：「你這樣一來，我們糟了，昨天我們只吃一頓北瓜羹，今天連麵粉都沒了，只好先吃北瓜。」長工道：「我也是要吃的呀！怎能不管呢！我去借個一斗八升米來，先混兩天罷。」說着，背着空筐子，走進屋去。莫新野早聽見了，由屋子裏跳了出來道：「這真要糟糕，越窮越出事，這樣下去，這清涼山下不能住了。再要住，清清涼涼非住得餓成人乾不

可水村道：你不是說杭州有地方請你去當教授嗎？新野道：雖有一點路子，還得我自己去鑽營。鑽營作官，猶可說焉。鑽營去教書，我有點不服氣。水村笑道：我看原因不在此，你還是爲了這丁家二姑娘的原因居多吧？新野一聽，不由得笑了。因道：雖然也是一個原因，不過我看你和太湖陸續在情場上失敗，我也有一點不敢猛烈進行了。水村笑道：望後看罷。這時，門外有人叫道：于先生莫先生起來了嗎？新野答應一句早起來了，人早是由屋子裏跑了出去。水村在遠處看時，可不是了。二香來了嗎？二香身上繫了一條青布圍襟，手一把捏住了兩隻圍襟角，好像是兜了一兜東西。新野跟在她後面走進來，笑嘻嘻的向水村一揚手道：二姑娘很講交情，她園子裏新結的扁豆，給我們送了好些來，我們可以嚐新了。二香笑道：這扁豆又肥又嫩，若是能多把一些油炒，那是更好吃的。水村聽到說多把油炒，望了新野好笑。新野只當不知道，找了一個竹筐子來，趕快送到二香面前去。二香將圍襟角一放，扁豆全溜到筐子裏去。新野手上捧着，口裏就連說多謝。二香站着拍圍襟上的灰，新野還是彎腰捧着筐子，口裏連說多謝多謝。二香望了他笑道：幾斤扁豆，值得了什麼，也犯不上謝了。又謝呀！你拿過去罷。還客氣什麼呢？新野這時醒悟過來，原來是送的禮物早倒完了，自己還端着筐子在這裏老等呢。因笑道：我的力氣小，幾乎是端不動呢。說完了這話，紅着臉，端了筐子就走了。二香道：于先生，你這幾天畫的不少吧？沒有到我家裏去談談。水村笑道：我這幾天有點兒心事，也沒有畫畫，也沒有出門。你也有好幾天沒有到我們這裏來呀！二香道：今天我爹和我哥哥到城外鄉下去了，我聽我哥哥說，昨天在街上看見你們的長工，喝醉了酒，惹下了禍，回來要養傷，我和你們作一餐飯罷。水村道：那千萬不敢當，你令尊和令兄走了，家裏更有事，不必客氣了。新野聽到二香要來作飯，這可糟了，米缸裏打不出米，油瓶裏滴不出油，人家只一動手，那就窮相畢露了。連忙到長工屋子裏，催着他趕快去叫米，長工去了，自己一想，油也是要緊的。夕照寺裏和尚，他們留着點佛燈的油不少，不如跟和尚硬借一點來。這樣想定了主意，馬上就把報紙包了一隻油瓶子，假說找長工回來。這就走

出去了。這屋子裏現時只剩了二香和水村，水村不放置她不理，便找些閒話，和她說笑。就在這個時候，奉了桃枝使命前來疏通的秦小香，騎着腳踏車，到了門口。她放下車走了進來，一見堂屋中間，水村和一個村姑娘斜坐着對面談話，這把桃枝所說的話證實了。果然水村另外有了愛人。桃枝那樣待他，他倒別存私心，可見這人真不懂愛情。當她心裏如此想時，走入門來，不免呆了一呆。水村呵喲了一聲，單獨迎上前來，笑道：這真是作夢也料想不到的事，今天秦老板會到我們這種地方來。小香不料一進門，就碰他一個釘子。看看屋子裏坐的二香，只是微笑坐着，並不站起身來，心中更是生氣，因道：于先生現在變了一個人了，不像以前那樣客氣了，一見面，就挖苦我們。水村笑道：我怎敢挖苦秦老板，實在因為我意出望外。大概你是來會太湖的，但是遲了，他已經到上海去了。請坐請坐。將她引進屋來，二香纔由椅子上站起來，水村於是兩方介紹。二香已經知道她和李太湖的一段故事，心想，這是一個狠心姑娘，可是看她的臉色，倒也看不出來呢。同時，小香的眼光，不免向二香多打量了一番。小香也想着，她雖然還五官端正，那裏有桃枝好看，水村這樣的迷戀她，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了。水村見她二人彼此對望，好像是各有心事，這也不去管她，只當不知道。小香道：李先生走開，我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我很對他不住。水村笑道：朋友只要交情不錯，那個虧負那個一點，都不要緊。我們這幾個朋友，都犯了一樣最大的毛病。小香笑問道：你們幾位先生，都犯了一樣毛病嗎？什麼病呢？水村笑着伸了一個指頭，向天上一指道：這個毛病，就是一個窮字。小香覺得他的話音明明是挖苦過來，也笑道：這個病嗎？犯的人也太多了，不算什麼？水村道：怎麼說不算什麼？爲了窮，犧牲名譽，犧牲良心，以至於犧牲性命。就是秦老板最近這一場案子，不是爲了窮去當歌女，不至於讓有錢的人疑心，就是太湖和我，也不至於到法庭上去作證人。太湖更是犧牲的重大，坐了幾天牢，其餘精神和名譽上的損失，不必談了。這也好，以後可以讓那吃天鵝肉的人，也死死心。秦小香被他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因道：于先生，你不用說了，我心裏很難過的，今天我本是和你來道謝呀。我真

想不到李先生會走，若是知道的話，我總想法子要對得住。水村道：那倒不要緊，他早就對我說了，我捧女角是自己不量力。不過一個人要講到行其心之所安，只管認定目標，雖然辦不到什麼結果，心裏要作的事，已經作了，這也是一樂。他現在是樂到極點，打破了飯碗，到上海去飄流去了。秦老板倒不要替他過不去，只要他發了財，也有鈔票，也有鑽石戒指，他那一點小小的犧牲，總也補得起來。小香見他的臉色，雖然還有笑容，但是聽他的口音，句句言中帶刺，好個難受。便站起身來道：我今天來有兩件事，一件是和于先生道謝，還有一件，是報告你一個消息，就是桃枝病了。說到這裏，新野已經在廟裏借了油回來。油瓶子裏面，已經有了東西，這就不用着遮掩，將瓶子放在一邊棹上，搶過來和小香週旋。因道：李老板病了，沒聽到這個消息，是那一天病的呢？小香道：是前天晚上病的，病勢很重。新野道：她的戲怎辦呢？小香道：病是沒有法子的，只好請假了。昨天一天都沒有起牀。新野道：這樣子病勢不輕呀！小香道：自然是不輕，燒起來，還糊塗亂說呢。新野道：糊塗亂說什麼呢？小香將手拿着一條手絹，只管搓擲不已，眼睛可就瞟着二香的態度如何？二香那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並不動聲色。小香便用手指着水村道：總念的是他。水村先聽他所說，還是坐在那裏微笑，及至小香說了桃枝念他，不由昂着頭，大聲打了一個哈哈，站將起來。新野倒呆了，明知他和桃枝感情不大好，然而人家病裏念他，總算不錯，也不至於哈哈大笑起來呀！因問道：你笑些什麼？水村拍着手笑道：我怕我活的不久長了。據秦老板說，李老板昨天病了一天，沒有起牀，而且還燒得糊塗亂說。但是我昨天上午十點多鐘的時候，在一家旅館門口，看到一個美人兒從裏面出來，我以爲是李老板呢？原來錯了。青天白日，我連人都看不清楚，豈不是精神渙散的原故。幸而我沒把這話告訴你，要不然，今天對證起來，還要說是我說鬼話呢？人窮不得，窮了什麼事也會出毛病。說畢，又哈哈大笑一陣。小香見水村識破了機關，料是他不能去看桃枝的，而且他再三的挖苦，也實在難堪，便點點頭笑道：于先生，再見了，我謝謝你呀。說畢，也不管他們送不送，留不留，跨上腳踏車，如飛一般跑向垂

楊旅舍來。將車子放在天井裏，三腳兩步走進桃枝屋子裏，板着臉，就向椅子上坐，而且把身子偏過去。桃枝早上無事，拿了一本紅樓夢看，正看到俊襲人含暎試莽玉的一段，想到男子縱然是心腸硬，只要女子們肯用一些手段，沒有不把他軟化過來的。于水村是個長於藝術，富於感情的人，雖然一時爲村姑所迷，然而我自信，除了以往的歷史，有一點墮落，其餘的事，當然賽過一個莊稼姑娘。今天小香親自去報告我的病信，他不能不來。小香是騎腳踏車的，當然先回來，回來之後，我還少不得要裝出一點病容來纔好。她這樣想着，正躺在牀上出神，不料小香進門來，竟是一聲不言語的坐下。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問道：怎麼樣？倒有些生氣的樣子。小香臉向着壁子，半晌纔道：就是你嗎？一定要我去，碰到活鬼，倒這樣一個大霉……說到這裏，她嗓子眼一硬，忽然哭了起來。桃枝看見她哭，倒呆住了，便道：究竟什麼事呢？你吃了人家什麼虧，你說呀！她不說倒也罷了，她一問之後，小香索性鼻子裏息率有聲哭將起來。桃枝什麼也不說，在她對面椅子上坐下，因道：你哭罷，我看你哭到什麼時候爲止？小香聽她如此說，纔用手絹擦了一擦眼睛，將身子坐正過來。桃枝微笑道：這樣子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了。你不要慌，慢慢的說，若有出氣的機會，我一定和你出氣。小香道：出氣嗎？沒有那樣容易的事！說着，又流下兩行眼淚來。桃枝也板着臉道：那你就哭罷，不必說了。小香見她已生氣，這纔把夕照寺梁家去所聞所見，一齊告訴了桃枝。桃枝聽的時候，一聲也不言語，只是靜聽着，那臉上的顏色，紅一陣，白一陣，又紫一陣。小香說完了，桃枝鼻子裏哼着，冷笑一聲道：就是這樣幾句話，他也說的實情呀！生什麼氣？交朋友說得攏，多交些時候，說不攏，少交一些時候，這有什麼關係。他既是不高興我們，我們以後少和他來往就是了。小香擦着眼淚道：你倒寬洪大量。你是沒有看見那神氣，你若看見那神氣，比挨打還要難受，你就非生氣不可了。桃枝坐在椅子上，將手拐子靠了椅背，撐着自己的頭，默然無語。約莫靜默了有十分鐘，桃枝突然問道：小香，你看那佃鄉下姑娘，究竟長得怎麼樣？比我長得好嗎？小香覺她這話問得太有趣，倒情不自禁的，噗嗤一聲笑了。桃枝道：你笑什

麼？我問的是真話。憑我自己看人，拿鏡子裏的影子和人打比，那是不行的。你站在旁邊的人，把我兩人一打比，說一句公道話，究竟是那個比那個漂亮？小香見她，臉上一點笑容沒有，正正經經的問這句話，倒不容易不答覆，便道：自然是你比她漂亮。桃枝道：說我比她漂亮，就說我比她漂亮，爲什麼還用上自然是三個字？小香道：因爲不說別的，單是你的皮膚，也就比她白得多。俗言道得好，一白蓋三醜，還不自然是比她漂亮得多嗎？桃枝笑起來了，點着頭道：你這話有理。說着，真個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身子突然向上一站，將棹子一拍道：好個負心的于水村！我爲你費了多少心機，受上多少氣，原來你倒是拿我開玩笑的。哼！我李老板也不是甘心讓人家欺侮的。說着，坐了下來，也一掉身子側過去坐着。小香見她臉上紅得如喝了酒一般，便道：你也犯不上生這樣大氣，你不是說了嗎？交朋友，說得攏，就多交些時候，說不攏，就少交些時候，彼此拉倒就是了。你的意思怎麼樣？還打算找着他講理嗎？桃枝坐着默然了許久，忽然掉轉身子來，微微笑道：我真和他去講理不成？一個茶客，不和一個歌女要好，歌女有他什麼法子，算了，不談了。小香道：他也不能算是我們茶客，不過是平常朋友罷了。桃枝道：朋友不和朋友來往，這更沒有什麼關係？一醉解千愁，我們來喝上兩杯罷。說時，她就在櫥子下層，找出了一瓶酒，順手拿了一隻茶杯，就向杯子裏倒下大半杯酒來。右手還拿了酒瓶，左手就端了杯子要向小香面前送過來。小香連連搖了幾搖，手道：怎麼好喝空肚子酒？桃枝道：你不喝，我喝。一仰脖子將酒喝了一半。小香向前連忙將酒瓶子奪了過去，笑道：你婦娘不在家，你就發瘋，她回來的時候，若是看到你一副醉樣子，他要說是我回來挑撥的是非，我可受不了哇。說着，把酒瓶子放到櫥裏去，用背抵了櫥門。桃枝將茶杯子裏所剩下的酒，索性一口喝了。哎了一聲，將杯子放下。笑道：你懂得什麼？人生不過是幾十年光陰，小的時候，不會快活，老的時候，不能快活，趁着這青春年少，我們不快活幾天，等待何時？男子還罷了，不上四十歲，還不見得老，女人一過了三十歲，就無用了。我們到三十歲還有幾年，有快活不快活，那就遲了。今天下午邀幾個人來打四圈罷。小香笑道：你又

發了瘋病了。桃枝笑道：要瘋纔好，不瘋不痛快。你想那瘋子，天不怕，地不怕，糊裏糊塗的過日子，多麼快活！小香道：我應該回家去了。再不回去，我娘又要找我，我不和你說這些無味的話了。桃枝道：你娘找你又怎麼樣？大概不能治你的死罪吧？我看不如胡鬧一陣，挨打就挨打，坐牢就坐牢，只要我身體能自由就行了。小香道：越說你越瘋了，我不和你說了，我走了，你可不要喝酒，喝醉了，連累我，招你孀娘的怪，你心裏也說不過去吧？桃枝笑道：既是你怕我孀娘怪你，我就不喝酒了，你放心走罷。小香見她說話的程度，很是誠懇，果然就放心走了。小香走了之後，桃枝突然打開櫥子，把那一包袱畫稿拿了出來，手上拿了一盒火柴，送出後門，走到秦淮河岸上，將包袱放在地上，解了開來，先抽出一張，打算擦了火柴，先做引火之物，然後把其餘的稿子，一張一張添了上去，燒着。不料抽出來的這一張，正是畫面朝外，畫着一個飛着向下的蝴蝶，簡直像活的一般。桃枝看着很好，索性將這張畫完全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幅流水落花圖。那水面上參差着幾行水草，是個水流之勢，落紅片片，有在半空裏的，有在水面上的，有的是金花，有的是半朵，有的是一瓣，五隻大小蝴蝶，追着花片兒飛。那畫上題了有一首七絕，乃是：

夕陽影外滿江紅，尚有餘香逐晚風，流水落花春去也，依依幾個可憐蟲。

桃枝雖不會作詩，漢文的根底，尚不十分淺薄，這二十八個字的意思，自然是懂得。覺得水村的畫，是這樣的好，文字也不錯，這個人就讓他如此埋沒了，真是可惜。拿着一張畫看了幾遍，放到一邊，心想，就是要燒這一張也把它保留了。又抽出一張別的畫來看，上一看，覺得各有各的好處，燒了未免可惜。歎了一口長氣，把這些畫，依然包在一處，提了回房去。在她的意思，本來想把這些畫燒了，出一口惡氣。現在把畫提了回來，不能趁自己的心願，又加上了一悶，於是在椅子上，半靠半躺的坐着，深深的皺了兩道眉毛，一言不發。這時候孫氏回來了，見她這種樣子，便問道：你今天一人在家裏，又沒有人招惹你，怎麼你又生氣了？桃枝停了一停，纔道：並沒有那個

得罪我，只是我一個人，坐在這裏發悶。孫氏道：你一個人發什麼悶？桃枝道：要發悶，自然是一個人，兩個人就着發悶了。孫氏道：我不知道你會發悶，我要知道你會發悶，今天我在家裏陪你，就不出門了。桃枝道：什麼？你在家裏陪我？說到這裏，眉頭鬆了一鬆，笑起來了。孫氏道：唉！我知道，說來說去，你必定要那個姓子的陪你，你纔算痛快呢。桃枝臉一沉道：你放心，以後我不找姓子的了，以後你不要當着人的面，提到姓子的。孫氏心想，這可奇了，她居然不高興姓子的起來，但是也不知道是真話假話，便笑道：那個人也不壞呀。桃枝道：你不必用話來試探我，說不和他來往，就不和他來往。我和他斷絕來往，不正是合了你的心嗎？她這一說，孫氏倒沒有什麼，門外卻有一個人大笑進來。這個人進門，又要引起無限的風浪來了。

第二十六回

偉大規模謁陵論豪傑

逍遙伴侶訂約訪湖山



個哈哈大笑進來的，正是萬有光，他走進來一拍手笑道：李老板，你所說的，我都聽見了。既是那位于先生不能得你的歡喜，讓我使出全副精神來伺候你罷。但不知我這番熱忱，能不能夠蒙你容納？桃枝也不起身，自讓她孀娘去忙着招待，只笑着向萬有光點了一點頭。萬有光笑道：並不是我有意偷聽你的話，因為我走到房門口，聽到你說話的口音，好像是生氣，我不敢突然走進來。後來仔細一聽，並沒有什麼不能告訴人的事，所以我大膽進來了。桃枝笑道：原來如此。唉！作歌女的人，又有什麼可告訴人的，又有什麼不可告訴人的，無非是那麼一回事。你以為我和姓子的翻了臉，你是去了一個情敵嗎？萬有光微笑着，沒有作聲。桃枝笑道：縱然去了一個情敵，但是我並不認你作情人，你還是你，我還是我，你縱然高興，也是空高興一陣了。萬有光道：這也無所謂。空高興，真高興，只要我自己認為是高興的，就是作了一個夢，也是快活的。桃枝道：果然如此，你這話倒是中聽的。你雖然有錢，倒沒財主老的脾胃。而且你所說的話，很有點西洋人

談愛情的口味，倒是受聽。萬有光從來不曾得着桃枝這樣連誇獎幾句的，這時候心裏的高興，倒真是實實在在，只管笑了起來。桃枝笑道：「你今天痛快，我今天也很痛快。你坐了汽車來沒有？萬有光看那神氣，心中已領悟了一大半，連道：坐車來的，坐車來的。桃枝道：那很好。你請我的回數太多了，我應該還一還禮。我今天還沒有吃飯，現在我們一路吃館子去。吃完了，你陪我出城到中山陵明陵去玩玩……孫氏聽到，連忙在一邊插嘴道：「阿喲！出城去，趕回來唱戲，來不及了吧？」桃枝道：「來不及要什麼緊？你只要說是和萬行長一路遊山去了，金老板就不會說什麼的。說到這裏，向萬有光微笑道：「有錢的人真好，連後臺老板都歡喜你。萬有光對她這話，既不好否認，又不能承認，只是微笑而已。桃枝忽忽換了一件衣服，向萬有光道：「走哇！這樣一件便宜事，你還有個不願幹的嗎？」孫氏笑道：「萬行長，你不要見怪，我這姑娘，就是這樣小孩子脾氣，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你不要見怪。桃枝笑道：「我隨便說一句話，倒惹出你兩個不要怪。萬行長要見怪的話，漫說你只說兩聲，就說兩萬聲，也是枉然。這只有一個法子，我和萬行長灌上兩句米湯，天大的事就沒有了。萬有光沒什麼可說，只是笑。桃枝竟是不謙遜，開步先走出來了。二人先在附近館子吃過了飯，然後同坐汽車順着中山大道出中山門，直向中山陵來。遠望到紫金山，如一座高大的翠屏環抱着南京城。山的旁枝，微微凸出一座小小的翠巒，好像是有點遺世獨立的样子。巒頭上面，遠遠望着一座白石牆琉璃瓦的飛角慕殿，亭亭高聳，直入半空，尤覺得在紫金山外，另闢一個世界。汽車在中山大道奔馳，越近孫陵越現出這陵墓的偉大。先看到上層的白石平臺，再看到中層的平臺，和陵旁的花園，面前一座偉大的白石牌坊忽然現出，就到陵前了。汽車停了，下得車來，路邊已是排列下幾十輛汽車，一字兒並列。若在城裏，一定是很嘈雜，在這裏卻是絕無一點聲息。那路邊一塊小花圃，深黃淺紫的花，在陽光裏照着，別有一種風韻。幾個小黃蝴蝶飛來飛去，草裏面，唧唧的蟲聲叫喚着，在偉大的環境下，現出一種靜穆的景象來。二人順着登山的石坡，緩步向上，這裏正有幾百個工人建築那未曾竣工的大牌坊。路邊放

了許多其高過丈，二人合抱不攏的大石墩。由山邊順着下來鋪了許多木板。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機器，垂下兩根鐵纜，鐵纜有十幾丈長，縛着下面的石頭，由木板上拖上去。那石頭在地下平放着，記着數目字是25200斤，只看它一丈二三長，六七尺的圓徑，這數目應該是記着二萬多斤吧？上面的機器，用煤火燒着汽鍋，輪子是努力的轉動，鐵纜拖着那石頭，可是半天也沒移動五寸。石頭邊還有許多工人，墊石頭扶木板，照應着那石將軍。拉了一陣，機器似乎也累了，司機的人停止了輪子轉動，工人們也休息了。桃枝開開的說了一句道：這石頭不是紫金山的，是那裏來的呢？工人道：遠了，是香港來的。桃枝道：呵！嚙！這樣大的石頭，由山下拉上去的，已經是這樣費力，由香港搬到這裏，飄洋過海，那要費多大的事呢？工人道：這樣一塊石頭算什麼？這樣大的石頭，有好幾十塊呢。桃枝望着萬有光伸了一伸舌頭。二人又向上走，經過寬敞平滑斜的長坡，見兩邊的陵園，栽的新樹漫山而過，越陪襯着這陵墓規模偉大。腳下登着石階，約莫有一大半的級數了，萬有光就微微喘着氣。桃枝倒沒有什麼感覺，帶走帶跳，一直走到石階上層的平臺，回頭望着萬有光還站在石階正中休息呢。這平臺四週圍着白石欄干，幾十方丈平面，甚是開闊，正面三座陵殿的圓門，高瞻遠矚的開着，門外配着大銅鼎和幾個武裝衛士，自有一種威嚴，令人說不出來。桃枝不敢貿然走進去，只在平臺上徘徊許久，萬有光纔走上來。桃枝笑道：我們進去看看中山先生的石像吧？萬有光取下帽子在手，拿出手絹，只管揩頭上的汗，喘着氣道：停一停罷。我們去見中山先生，其勢忽忽的，乃是大不恭敬。說時，望了在平臺上徘徊的衛士，衛士只管走，卻不會去理會他。二人在殿外休息了一會，然後從從容容走進殿去。殿裏四壁陡立，潔淨無塵，中間一個中山先生的石像，長袍馬褂，手按膝上的圖書坐着，真個是又慈愛，又莊嚴，又偉大的樣子。萬有光見衛士在門外，向石像鞠了一躬，馬上退出，二人走到石欄邊，向下面看去，只見平林遠岫，一層一層的由西南而來，好像是朝拜那裏似的。極遠的地方，看不見什麼，只有地上的青煙，與天上的白雲相接罷了。桃枝道：這個地方，真是不錯。天然的風景，在中

國或可以說是難找，這樣大工程的陵墓，中國真是不多見。萬有光道：豈但是中國，就是全世界也少有哇！中山先生一生革命，造成中華民國，非如此不能見得國人崇德報功。桃枝道：我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也聽得教員們說得爛熟了。中山先生推翻帝制，是個平民革命家……萬有光不等她說完，便道：他老人家在日，只要我們崇拜他，信任他就够了。他去世了，就應當用大大的建築來紀念他，讓他萬古不朽。桃枝哦了一聲，便道：好了，我們再到明陵去玩罷。二人於是下得山來，坐着汽車，向明陵而來。在車上望了一叢郁郁青青的樹林，和山混合在一處，那就是明陵，陵外有兩枝小山崗，向裏環抱着，倒也緊湊。但是由這裏向明陵的路，卻是荒蕪的山道，路上雜着碎石與亂草，不像到孫陵的中山大道，平坦光滑，路邊也沒有新栽的路樹和指示車馬的木標。路外有些翁仲石馬石獸，都七零八落的在亂草裏。山麓下一道紅牆，開着三個圓門，門外一片亂石子地，幾所草篷賣茶，三四輛汽車，零亂的在敞地裏擺着。二人下車進了門，一個長院，倒栽了些花木，兩旁舍屋，是個鄉學校。遊人行走是自由的，再進有個小殿，裏面樹了一方大石碑，欄干門朝外關着，裏面有兩個揚字帖的。那裏亂擺着棹檣，亂掛着字紙，轉到殿後，有兩個古董攤子，擺了些殘磚斷瓦，和大小古錢，仔細一看，竟沒有一樣是真的。再進是個像殿，門倒敞開着，上面掛了明太祖的像，似乎不大引起人的敬重，殿裏擺四五張棹子，棹上現成的乾果盤子和茶壺茶杯，殿外還有個燒柴火的泥爐子在燒水，殿門口，並有兩張棹子並擺，擺了糖果香煙，和風景照片。原來變成茶社了。由這裏向後忽然進了一個大圓洞門，猶如城洞，門內斜着向上，又像隧道。出了洞口，迎面一個山峯，樹木長得很茂盛，兩旁有路可上，就是太祖陵了。桃枝瞻望了一番，搖着頭道：明陵我還是第一次來，規模既不見得偉大，而且也有點荒蕪了。我覺有點名不副實。萬有光道：明朝人作事，本來胸襟不開闊，朱元璋也是談種族革命的開國皇帝，但是聽說他爲人，很厲害，殺人是不睜眼的。清朝也不是漢族，把這個地方還保留着沒動，就很對得住他了。在他子孫坐天下的時候，這裏當然是禁地，若保持到如今，還有這個樣子，總

還算是普通中國人，依然認爲他是個英雄的原故。桃枝聽他如此說了一遍，不由得笑了。萬有光道：你笑什麼？我這話不對嗎？桃枝道：總算是對的。我倒看不出你能發出這樣一番議論，你這人總算是不俗。萬有光笑道：何以見得我不俗？桃枝道：這個你有什麼不明白？現在有些人帶着女朋友出去玩，那不過做一個由頭，其實是帶着女人出來談談戀愛。你居然不談這個，只和我討論英雄豪傑，這很好，遊山玩水，本來是高雅的事情，應該就只談些高雅的事情，像這樣子遊山玩水，雖然和男子在一處，我也願意。萬有光道：你真願意嗎？桃枝哼了一聲道：李老板向來不說假話。萬有光道：我打算到西湖去玩，你可能跟着我去。桃枝道：你這是強人所難了，你不知道我在南京唱戲，是離不開身子的嗎？萬有光道：唱戲算什麼？你一個月不唱，也不過是一百多塊錢的包銀，你怕沒有法子向家庭交賬。說着，將腰下一拍道：囉，全歸我擔任。桃枝道：設若我回來之後，人家不再要我了呢？萬有光道：像你這樣人，那家能不要你？就算全不要你了，我萬有光作事，是不肯害人的，你將來的生活費，這都歸我擔任了。你看我說話爽快不爽快？桃枝微笑道：爽快，只怕你這裏頭，安有一種別的心眼，想把我引到生地方轉我的念頭吧？萬有光道：李老板，你說這話，是你把自己看小了。要說用這種手腕對付別人，或者是可以的，對於李老板，無論什麼手腕，恐怕也是枉然。桃枝道：若說別人對我弄手段，我倒是不怕。要我和你去，也可以，但是我們要約法三章。萬有光道：那三章呢？桃枝昂頭想了一想道：現在且不要說，我們到前面殿裏去，先喝一碗茶，等我把這事想個透澈。萬有光見她大有許可之意，十分歡喜，就和她一路走回前殿來。到了前殿，喝了一遍茶，萬有光又問她有什麼條件？桃枝低着聲音道：這裏還有許多人，怎麼能談這個問題。萬有光也不便一再追問，只得微笑等着。喝完了茶，二人一路走出殿來，快到大門口了，桃枝停住了腳問道：你怎麼不問了？萬有光道：我心裏是很想問，口裏可問不出來。桃枝笑道：我現在可以提出條件來了。第一無論到什麼地方住宿，我們要分房，旅館簽名簿上，你姓你的萬，我姓我的李，各不相涉。萬有光道：這是當然。桃枝道：哦！這樣一個重要條件，你

